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人生

第二十卷 第三期 目 要

預祝蔣總統連選連任

大學生佛學研究導言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六——

「舊約」的批判

不要誤解了佛教

改良社會風氣必須振興佛教

佛教在現代世界思想中的重要性

戒律思想史(續)

「佛教的精神與價值」讀後感

金狐(童話)

與母共夫與女同婚

我摔掉了酒盅

人生書簡

本社

張廷榮

聖嚴

竺摩

蔡秀霞

顧光譯

李世傑譯

張少齊

何瑞雄

胡國偉

朱耐應

聖嚴等
女珠等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十日出版



預祝蔣總統連選連任

本社

大學生佛學研究導言

·張廷榮·

三十位之文章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六)

上期書信題：人生相與一應分

下期書信題：大學生佛學研究一論——學佛的三個路向

本期書信要義：

- (一) 何以卓越之英才要走向佛學研究，
- (二) 三十位青年學人佛學研究之文章面面觀
- (三) 我們的意見是甚麼？



敬愛的讀者：筆者在去年

人生哲學書信中，幾乎一整年是在以一個最偉大的青年學人，即獎師之西行取經，與東歸之創立唯識宗，翻譯諸經論，這裡我們要注意的，獎師是在偉大的唐之盛世，即所謂貞觀之治的時代，這樣的一個承平盛

世，還能夠開出偉大的思想家嗎？能夠的，佛家的獎師，竟能向唐太宗親自表示，他的譯經和研究，是「聖代新文。」即是治世盛世開出的新文化。我寫過這一位偉大的學人後，我隨即又轉向另一位偉大的學人宗師，也是在唐代，不過不是在唐之盛世，而是在唐之衰世，不過不是去西方取經，而是自吾人心理之當下具足，這位學人宗師，既在衰世又係孤兒，但他在憂患危難中，竟能獨自興發，大脫大落，大開大合，創發起新的禪宗，不但把危難中的佛教，給予愈挫愈奮的力量，而且給宋明之儒學，重新賦予新生命新活力，這位學人宗師，即是六祖惠能大師，這即是我在「中國佛教」雜誌上連續論列的，而獎師所開創的唯識宗，乃為其研學的主力

範圍，我乃在「海潮音」雜誌以「唯識論義」連續發表了。

正在這時，大專同學之佛學研究，由諸大德發起，已成為一種風氣，我除在各雜誌上讀到各同學的文章外，並承周宣德居士寄我大專同學佛學論文專輯，又有國際文教獎學董事會送閱的文章，我在最近四個月內，就時有感想，以為有唐之青年學人開宗於前，亦必有今之青年學人興宗於今日，而感到欣慰。每欲執筆一申所感，總因思慮不熟而未果。

一、何以卓越之英才要走向佛學研究？

在我讀到很多的文章後，我曾自問。何以卓越之英才要走向佛學研究？研究佛學是為名嗎？為利嗎？為時髦嗎？尤其在此一科學飛奔的時代，許多都是學科學的，他們為甚麼自動的來研究佛學？而且有的見地特別精深？我為這些根本的因素探討，我所以考慮了又放下，以至再四，一直在寒假期前，我決定寫這個題目了，我當時以為以一個八千字或兩個八千字可以寫完，等我編讀三十位之文章，我

改變了，我覺得要寫十個八千字，才能得個究竟。因為我們要敘說一件事，必須要圓圓本本的深入綜觀，不能泛泛，泛了是不親切的，是似是而非的，近年我讀書寫文，都覺此點重要，凡是零碎短篇，我常不願讀，愈是大著巨論，我常能很安心地讀，且確獲大利益，論文我也是這樣，不論就不論，既論總要澈澈底底，看個究竟。

寒假中，我曾十日未出戶庭，思尋兩個論題，一個是我要寫的「中國文化新論」一長稿，一個就是「大學生佛學研究」。經迴環往復尋思，深感覺我們應該對青年學人之文章及其所表達之研究精神與佛學思想，須有一較詳細的申引，這個申引，因個人修學淺陋，自決不能存一助益他們之心，但一種勞苦的誠懇的相與之情，表示同趣所學，表示多一人讀他們的文字，並還有意見提出的，這總是一好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唐代兩佛教學人，一在治平之世開出新之文運，一在憂患危難之日開出活的生命，我們今日處一文化大艱難之日，處在一生命大憂患之日，這新的文化，這活的生命，不正是需要如六祖如獎師大創大發嗎？這些大創大發的人是誰呢？即應該而必須是佛學研究之大專同學與青年學人，因此是一神聖而莊嚴之大事業，非天下之卓越的第一等英才不能成辦也，等我讀過他們的文字後，他們甚多有像這樣的大願的，這是可敬可喜的事。

二、三十位之文章引敘

我引敘三十位之文章，其次序固不是一成績的

分別，而只是順研究之便，來依次寫出的，現在我分別引錄如下：

(一) 張尚德學友：臺大哲學系指出佛教之積極性，指出從卓越之比較研究入佛。

「在未做哲學系學生之前，為一個虔誠而狂熱的基督徒，……基督教說人是生來有罪的，……：思慮再三，最後，我還是脫離了基督教。……：二、人人皆有成佛可能，……：四、在心性及行為上為最積極的人。」（「八大人覺經」研讀心得）

(二) 吳怡學友：師大國文系。指出佛家思想啓導宋明理學並傳至日本南洋、世界，與儒家之盡孝，有相似處。

「佛教所以能滲入中國思想的範圍，左右魏晉以後的學術思想，且與儒道二家，匯成宋明的理想，絕不是偶然的，尤其是佛教思想傳到日本，傳到南洋，傳到世界各國，引起普遍的信仰，更不是偶然。……但絕不否定人生，……但決不否定現世的努力。……：印順佛法概論，……：現在的努力，正是來生幸福的依據，現在的我，應向過去的我和未來的我負責，這與儒家主張對父母盡孝，對子孫盡愛，意義相似，……：佛教不是厭世的，而是救世的，不是冥想的，而是實踐的，不是迷信的，而是正信的。」（「佛教之特色及其價值」研讀心得）

(三) 林東山學友，師大國文系。指出佛陀之淨化，精進與慈悲之偉大。

「所以佛陀講完『少欲』『知足』之後，……：應該『常行精進』。……：至於佛陀的『慈悲』一切，則擴而大之，不特慈悲全人類，抑且慈悲至一切生物，其胸懷是何等的偉大。」（「八大人覺經」研讀心得）

(四) 許仁學學友，法商學院地政系。指出佛法之哲學精神，科學精神和人生義諦。

「佛學之理論基礎是哲學的，其理論方法是科學的，……：佛教之宇宙論，完全以人生問題為

中心，……：輪迴是科學的，合理的，也是一種真理，不容質疑。」（見「佛教之特色及其價值」研讀心得）

(五) 許信傑學友，淡江文理學院，指出一個佛化家庭之莊嚴，指出人的獨自興發，「絕不是造物主或上帝所賜，」指出拜祀的尊嚴。

「之後，千餘年來，深受國民歡迎，樂於信從，……：事事都要努力幹去，造福人群，用以報答全人類的大恩，絕不是造物主或上帝所賜，……：處在一個佛教的家庭中，母親常為未再設佛堂，感到歉疚與焦急。」（「佛教之特色、價值及其入世應用」研讀心得）

(六) 歐陽鵬學友，農學院農化系。指出學佛使思想見解都高人一籌，先賢多深研佛，雖研究科學，然酷愛哲學及佛學。

「我等青年人，血氣方剛，修養不足，若能多讀佛學書籍，必能開拓成廣闊之胸襟，增長知識，磨鍊眼光，思想見解，都要高人一等，我國宋明思想界的先賢們，諸如朱熹，陸象山，程明道，程伊川及王陽明，莫不對佛學有深刻之認識，……：佛學哲理之精深，及其對人生問題探討之詳盡，入其門研究之學者，莫不感到震驚，……：是以深為上智人士所崇拜，……：余雖為研究科學之農學院學生，然平時酷愛閱讀哲理之學，對佛學書籍略有所識。」（「佛教入世應用」研讀心得）

(七) 蔡炳枝學友，師大史地系，指出修行、出世、入世之道。

「發盡善心，以證得出世的精神，來入世從事救世事業，因此為了要徹底解決宇宙人生之謎，不得不找個僻靜的地方去用功。」（「八大人覺經」研讀心得）

(八) 范進福學友，臺大醫學院藥學系，指出佛儒之契通，指出人不要數典忘祖，指出未來人類文化必須佛教。

「我以為佛教之禮佛，實寓有諸佛崇拜證果之

深意，與我國傳統之祀奉祖先，以示不忘其祖之意相同，故佛教傳入東土之後，即能適應我國環境，而大放異彩，此更非專只禁止，……：祀奉，使成數典忘祖之耶教所可比擬。……：「耶教雖為泰西諸國歷史文化之主流，但其教義，不足以阻遏戰爭，維持和平，此由中古時期之歐洲，因耶教而導致戰爭之事可為證明，但佛教不然，其在中國歷史維持和平之著，例已屢見不鮮，……：故佛教在未來世界中，尤有其最重要之地位，世界和平之維持與人類秩序之安定，非佛教不為功。」（「佛教之入世應用」研讀後感想）

(九) 張泰隆學友，臺大醫學院藥學系，指出人性的尊嚴，人不能做上帝的奴隸，人人皆有佛性。

「很早我就對佛學發生了興趣，……：在耶教教義上，只崇拜一個上帝，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兒女，任憑你如何崇高，是不能與上帝相提並論的，你是上帝的奴役，在上帝座下是不得自主的，他抹殺人性的尊嚴，更否認人人皆有佛性的真諦。」（「八大人覺經」讀後）

(十) 王駿學友，東海大學經濟系，指出一國的文化不能憑空跳出，更不能連根而斬。

「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精神信仰的維繫為中心，我感一個能在今日亂世之中站得住的青年，必須要有追求真理的獨立思想。……：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文化，都不能憑空跳出，更不能連根而斬，我國文化能延續五千年，自有其優良之傳統，今日正值國難方殷，而文化上又呈現着中西文化青黃不接的時代，正需要佛教振興，以延續這一股文化的主流。」（「八大人覺經」研讀心得）

(十一) 史作權學友，臺大哲學系，指出從人生根本的瞭解上做各人自己的主人。

「使我們不只是做一個世俗人性的握有者，還要去從人性根本的瞭解上做各人自己的主人，

……根據佛教內容最根本的瞭解，「出世」入世」是可以互通的，……所不同的，只不過是入世迷悟的差別。」（「佛教之入世應用」研讀心得）

（十二）林玉明學友，東海大學，指出精神自在與人間淨土。

「使我們在心理上有了精神自由的人間淨土，從而使我們不受現實不合理的生活的桎梏。」

（「佛教之特色及其價值」研讀心得）

（十三）王連生學友，政大西語系指出多接近佛法的好處。

「要求完全沒有痛苦的感覺，除非有超然佛法靜修之外，誠然不是一輕而易舉之事，不過我們多接近佛法，涵養身心，淨化思想，就可減少痛苦的因緣。」（今日佛教三三期刊「靜心慧劍」）

（十四）蘇榮焜學友，法商學院，指出開誠、寬容、溫和以處各宗教之教友。

「以開誠之態度，善待異教徒，……二以寬容之態度，了解異教徒，……三以溫和之態度誘導異教徒。」（今日佛教三三期刊「我如何和異教徒相處」）

（十五）樂其然學友，臺大外文系，指出寺院中的好處，有智慧，有慈悲。

「結果，那所謂『道理』，使我不悅而返……誠意期望那些在煩惱中的人們，常去寺院不論你是佛教徒或不是佛教徒，都會在那裡受到智慧的光輝照耀和無限的慈悲撫慰。」（菩提樹八五期「寺院與佛學雜誌給我的啟示」）

（十六）陳三井學友，師大史地系，指出儒佛之理通。

「佛和菩薩，都是由人修成的，並非天生而成的，這和儒家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的道理是一樣的。」（菩提樹八七期「佛的偉大與佛教精神」）

（十七）黃淨理學友，法商學院。指出拜金的

墮落和情愛之無常，指出人性的價值及佛教教主的修證。

「你曉得釋迦佛是為何而出家呢？他是看到人類的平等與萬物的弱肉強食之慘然，而發起救世救萬物之慈悲心。」（今日佛教三二期「同居者」）

（十八）王熙元學友，師大國文系，指出佛教具有高度的文化和道德價值。

「它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精深博大的教義，而且具有高度的文化和道德價值，……可知佛教與我國民族文化在精神上是相貫通的，尤其是倫理道德的實踐，是它們最大的相同點，所以佛教是最適合我國國情和國民需要的一種宗教，提倡了佛教，就是發揚了民族文化，……」（菩提樹八六期「提倡佛教與發揚民族文化的關係」）

（十九）吳慈郁學友，臺灣大學，指出佛教的重要啟示：

「佛教啟示了我生命的意義，佛教充實了我生活的空白，我不再失望、消極，也不再孤獨了。」（今日佛教三十期「我不再孤獨了」）

（二十）李克仁學友，政大西語系，指出佛教的價值，尤其能在信仰上有下列的結論。

「①佛教的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②佛教的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③佛教的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④佛教的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⑤佛教的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今日佛教三四期「佛說八大人覺經」研讀心得）

（二一）郭森滿學友，臺大法律系，指出佛教之悲心與願力，甚見恢宏遠大。

「……我國向以佛國著稱者，今竟學風衰微，……此捨己之金，而擔人之罪，……其不知歐美之繁榮強盛，乃基於物質方面的進步，而在精神文明方面，遠不及東方儒佛文化之偉大，然一般人鑒不及，豈非可歎。」（菩提樹八三期「我的宗教認識」）

（二二）劉勝欽學友，臺大法律系，指出佛教的殊勝和戒行的特性。

「世界上有各種宗教，……但以佛教為殊勝而究竟，佛教重視持戒，亦即注重道德實踐，……且佛教本於「道在尋常日用中」的原則而制定戒律。」（菩提樹八二期「改良社會風氣必須振興佛教」）

（二三）周金澤學友，法商行政系，指出受佛教之薰陶及改良社會振興佛教之要義。

「我童年與祖母朝夕相處，常受其德性之薰陶，祖母為一虔誠佛教徒，晨暮必誦經，仁慈而好施捨，……①掃除悲觀主義之風氣，確立新人生觀，必須振興佛教，②掃除罪惡及人慾橫流，道德日衰，名利主義之社會應振興佛教，③掃除社會之兇殺案，人與人間之仇恨，應振興佛教，……一切宗教均在勸人為善，而以佛教更為積極切實。」（菩提樹八二期同上題）

（二四）長蘭學友，師大英語系，指出佛陀的信願力所給予人生的護佑。

「生命的挫折並沒有讓母親心灰意懶，悲觀消極，因為她一生有一種篤誠的信仰，她相信佛陀到處存在，她相信菩薩會保護他虔誠良善的膜拜者，她……每天早晚燒香拜佛，……為了我考大學，母親會許願將每餐吃素的習慣，改為整年吃素。」（菩提樹八二期「母親」）

（二五）吳玉麗學友，臺灣大學，指出給予病患求佛力加被的道理。

「我是如何慰問病人呢？……我首先勸他投醫治療，然後勸他一心念佛，祈求佛力加被，……唯有佛陀大慈大悲，給病患著心靈上的安定，給病患可靠的庇護，才是治本之法。」（今日佛教二九期「我如何慰問病人」）

（二六）吳俊秀學友，省立護專，指出勸病人念佛的重要。

「滅除煩惱最佳的方法是勸他一心念佛，使他

的精神有所依歸，從心的不苦做到身不苦。」

(見同上)

(二七) 侯金沐學友，法商學院，指出讀佛經親高僧之樂。

「當我從諸大法師，大居士處得到佛經或佛學雜誌時，當視如至寶，……拜謁高僧及護法居士，……皈依佛陀，護持佛教，才能得到人生真樂。」今日佛教三四期「我的興趣是甚麼？」

(二八) 蔡啓榮學友，國防醫學院，指出讀經念佛，是對治煩惱最好方法。

「佛經，……指示我們破除煩惱的迷津，……煩惱起時，常念菩薩聖號，使其一心不亂，湛然入定。」(今日佛教三期)「我如何對治煩惱」。

(二九) 鄭雙富學友，臺北工專，指出對治人生煩惱的具體方法。

「①坐下默念阿彌陀佛，心自安，則無惱，②到寺中拜佛，煩惱像佛的無量慈海中融化了，③煩惱時即刻看佛教經典，不為任何所動。」(見同上)

(三十) 汪大揚學友，法商學院，指出佛教最高理想的生活。

「他是對於一般人的生活不滿足，自己別有一個最高理想的生活，……曰涅槃，怎麼才能得到涅槃，曰解脫，所以佛教也絕無一絲一毫的厭世主義，他是在追求人生最高的境界——涅槃。」(覺世旬刊一百期)「對佛學的初步認識」。

三、提出大學生佛學研究十論

我們讀了上面三十位大專同學的佛學研究文章後，我們覺得會給佛學研究者，許多新的情況，並提供許多新的需要，他們從自己所親身體驗的各個角度，各個環境，而趨向一崇高的信仰——即佛學

研究和佛教信仰。筆者綜觀以後，乃概約提出大學生佛學研究十論，將在以後書信中，分期發表，這十論的提綱，茲先條述如下，以便今後讀者，得着一種先後連接的次序：

(一) 大學生佛學研究一論——學佛的三個路向(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七)

(二) 大學生佛學研究二論——學佛的兩個肯決(人生哲學書信之十八)

(三) 大學生佛學研究三論——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九)

(四) 大學生佛學研究四論——佛家學人對人類各宗教究當如何相處？(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

(五) 大學生佛學研究五論——佛家學人從歷史事實看儒佛之關係發展。(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一)

(六) 大學生佛學研究六論——學佛對人生最直接的兩大受用(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二)

(七) 大學生佛學研究七論——一個守持佛家十典的初步意見(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三)

(八) 大學生佛學研究八論——會通佛教最盛行的宗教(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四)

(九) 大學生佛學研究九論——佛家學人對中國文化的行願是甚麼？(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五)

(十) 大學生佛學研究十論——佛家學人對人類文化的行願是甚麼？(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六)

以上十論，即將分別照次序陸續發表，我在前面說過，雖不能說有助益，而作一種勞苦的誠懇的相與之情，與大專同學作一些有關佛學的討論，一方面以我的寫出，引起海內外佛教大德對此一問題的重視，並提起更深的研討，也是好的。此祝淨安。

四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張廷榮敬啟

(上接第十五頁)

(四) 佛教的最高旨趣

吳君文內又說：佛教的精神徹頭徹尾就是個「善」字，我們分析佛學的全部理論，無論輪迴說，因緣說，無不是了勸人為「善」……佛教精神，即在於此。

勸人為「善」，是佛教度群化衆的必經手段，若說是「佛教的精神即在於此」，未免有點低估佛教了。

佛教最高旨趣，在「明心見性」、「明心見性」然後才能大徹大悟地了於天地萬物之理，而獲得不被生滅驅使的自由之身。勸「善」只是得到此「自由之身」的一種手段而已。怎麼可以說佛教的精神即在於此呢？

(五) 結論

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些話，不是要與吳君有所爭辯，而是對吳君的佛學見解，加以分析和研究而已。希望吳君不要見責！

女人 泰戈爾

這真是她最大的不幸啊！當一個女人只是一個女人的時候，她施展她的情笑嬌媚，侍奉僕從，來屈身以纏繞男子之心，那是最快樂不過的。學識和功績，對她有什麼用處？假使就在昨天你經過森林小徑在濕婆神廟的庭院裡遇見她，你會不屑一顧地走過的。是不是你已對女子的美貌生厭，因此想在她身上覓取男子漢的勇敢呢？





「舊約」的批判

聖嚴

我在沒有討論主論主題之先，應該有個聲明，就是說我無意向我們的友教——基督徒挑戰，更不希望自己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來衡量舊約的內容，我只是以一聖經讀者的身份，寫出個人對於舊約的一點感觸與管見。因為凡是一個正真的宗教信徒，他絕不願去責難人家的，雖然一般基督徒總愛無中生有胡說八道地漫罵佛教。我們則除了在教理上的探討外，決不苟同舊約出埃及記二十一章所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傷還傷，以打還打」(二四—二五)的報復主義。

舊約究竟是什麼？這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歷史、兵法、藝術、文學、宗教，看起來似乎說它什麼就是什麼，實際上除了部份的歷史記載和文學價值而外，只是連篇胡說與血腥的屠殺！所以目前的牧師和教士們，都不希望人家來討論舊約，說什麼現在是恩典時代，應該根據新約的四福音為準了。其實自從耶穌基督(Jesus Christ)革新以後的四福音，大部份仍是炒着舊約的冷飯，而且新約中的耶和華(Yehovah)跟舊約中的萬軍之主耶和華上帝，也並不兩樣！不過我的本意，不在故意挖人家的痛肉，我只想向愛護舊約的人，說出我對舊約的看法。

現在我們來看，舊約這部書，是那些人執筆的，出自多少人的手筆，完成在何年何月？它雖被教徒們尊為人類的演進史，但它本身却缺少足以證明其為歷史的註腳。不過它在猶太民族的發展和興起上，的確有着一些信史的記錄，同時其中的箴言和詩篇等，加上希臘(Greece)羅馬(Roma)文明

，同為歐洲文化的三大因之一素。

但從這一點上面，就可以將舊約的第一篇——創世紀否定。舊約強調着上帝的權威與創造力，萬物皆為上帝所造，人類也是出自上帝的匠心，自亞當夏娃，而到亞伯拉罕(Abraham)而到依撒(Isac)——從雅各(Jacob)便分為十二支族。直到掃羅王(Saul)大衛王(David)而所羅門王(Solomon)死後的希伯來王國分裂之時，已是公元八九百年之間了，但是舊約的記載仍不出猶太的範圍。由此可見，上帝造人，只是造了以色列人，無怪乎舊約中常常要說耶和華是以色列的上帝了。關於上帝造人之說，我相信凡具一些科學知識的人，他就不會承認，如果根據人類種族的源流與分佈來說，上帝造人，更是不值一笑了，否則，我不知道對於各色人種的形成，牧師先生們，應該如何解答？事實上，上帝的真實性，都是一個問題，在我以為神權時代的上帝，只是初民心中一個抽象神祕的概念，後來經過摩西(Moses)的強調和宣傳，才算有了定型。說得徹底些，耶和華非但不是造物之主，而且還屬於人類思想中的一個產物呢！因為舊約中雖然處處要說上帝的萬能，事實上，舊約的漏洞很多，我們從那些漏洞中可以證實上帝不是全知全能。證實上帝是人創造的，由於舊約的執筆者是人，而且不僅一個人，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人的想像和智慧，尤其造成了種種矛盾。最顯著的，舊約是西洋的產物，所以上帝的言行思想，在我們東方看來，也是不太入調的。

罷！

好罷！讓我們來看看舊約中表現的思想和言行

誠然，我們不能以二十世紀的眼光來看舊約，因為舊約中所記載的事蹟，是屬於史前人類或上古文明的生活狀況，所以我們如將時光倒流三四千年，對於舊約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也就可以深信不疑了。但是時代的進化，文化的發展，舊約便不能不受自然的抉擇，其或是淘汰了。例如創世紀的荒誕，早就被科學家所指出了。可是我真弄不清楚，教士們為什麼沒有膽量面對現實，而硬要說天地萬物是上帝造的呢？所以我有一個問題：上帝既有超特的權威與無上的智慧，他造了一個撒但是何苦來呢？造了許多許多反對耶和華的人類，又是為了什麼呢？難道是上帝恐怕自己太閉了，所以要製造出種種的糾紛來，好使他在糾紛中玩弄權威，而獲得榮耀嗎？因為耶和華是時常這樣說的：「你們若不聽從我……我要向你們變臉……我要按你們的罪加七倍，降災與你們……」(利未記二十六章)然而我們東方人，在基督教沒有傳入之先，始終都在上帝的勢力範圍之外，要不然我們的祖先，難保不像埃及及記中的法老(Pharaoh)遭受大屠殺了。可見上帝祇是猶太民族的產物，他不是全智全能，否則在聖經中為何沒有預言東方人文的記載呢？

把話頭拉得太遠了，我們還是談談舊約的內容好了。

首先看看舊約的倫理觀念與男女關係。雖然摩西十誡中，有一條是「當孝敬父母」並在利未記十八章中說：「你們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親近他們，我是耶和華。」(六節)其實在舊約中亂倫的事

實不多着哩！尤其是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更是頗見不鮮。

這裏且舉幾個例子。

摩西這個人，我們可說他是宗教首領，但他也是兼政治家、兵家、法家和魔術師於一身的，故他對於基督教的貢獻，可說罕與倫匹，這在出埃及記裏可以證明。但他的父母是什麼人呢？請看出埃及記第六章第二十節：「暗蘭娶了他父親的妹妹約基別為妻，她給他生了亞倫和摩西。」摩西的父母是姑姪通婚，那末摩西稱他父親，應該叫姑姪夫了。

我們再看亞伯拉罕，他是猶太民族最早的一個酋長，也是基督教始祖的一個領袖，但是創世紀二十章十二節所載：「況且她也實在是我的姊妹，她與我是同父異母，後來作了我的妻子。」這是兄妹通婚的例證。同時關於他的這位妹妹太身上，亞伯拉罕還娶了好多花樣，第一次騙了埃及的法老，指着妻子撒拉，說是妹妹，當法老（法老等於國王）將撒拉娶去時，上帝便降災給法老及其全家。第二次他以同樣的方法騙了基拉耳王，亞比米勒。結果由於上帝的意思：「亞比米勒把牛半，僕婢賄給亞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歸還他。」（創世紀二十章十四節）並在同章的十六節中，開了遮羞費的先例，如亞比米勒對撒拉說：「我給你哥哥一千銀子，作為你在開家面前遮羞的。」至於亞伯拉罕為何出此下策，我們不難想像，他是為想得到更多的財寶。

下面是個父女通姦的污穢記錄，創世紀十九章三十節（羅得（亞伯拉罕之姪，所多瑪之王）因為伯住在瑣珥，就和他兩個女兒從瑣珥上去住在山裡……）「接着三十二節又是：『大女兒對小女兒說……我們可以叫父親喝酒，與他同寢。』」

其次又是一個翁媳通姦的例子。原因是猶大的長子死了，長媳他瑪無後，「她就脫了作寡婦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臉，又遮住身體，……猶大見她，以為是妓女……便轉到她那裏去說，來罷，

讓我與妳同寢。」（創世紀三十八章。）但當猶大明白是他長媳以後却說：「她比我更有義。」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猶大不但亂倫，而且極愛亂淫。不過我們應原諒其中的當事人，因他們還是草莽時代的野蠻人哩！所不解者，如今二十世紀的許多人，竟會把這些當作天經地義的經典來傳頌。

我們再看女人地位，是不是男女平等的？創世紀第二章二及二三兩節中這樣說：「耶和華上帝用那男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可見舊約根本不給女人於獨立的人格了。又創世紀第六章第二節：「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那末這與土豪劣紳強霸良家民女，又有什麼不同。

至於說到舊約中的夫妻制度，更是荒唐，自亞伯拉罕起，所有的繼承人，一向都是多妻制度，並且越到後來，數字越多，比如大衛王，他在謀殺部將烏利亞，奪得拔示巴為貴妃以前，就有六個妻子，以後還有兩個。但他比起所羅門王來，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在列王紀上篇第十一章第一節所載：「所羅門王在法老的女兒以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又「所羅門王有妃七百，都是公主，還有嬪三百。」這比起我國古代帝王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我國實在望塵莫及。但是這兩個善於享受，耽於女色的人物，倒替舊約留下了不朽的價值，像箴言和詩篇雅歌，大部份是他倆的語錄和教誨，雖然所羅門王的驕奢淫逸，致使造成希伯來王國分裂的後果，但他的聰明智慧，仍為後世所感佩。不過女人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我們也可想見了。

在士師記裏還有一個關於搶奪女人的故事。因為以色列人不會給未死的便雅憫人為妻，便派一萬二千勇士，並說：「他們用刀將基列雅比人連婦女帶孩子，都擊殺了。……」遇到了四百個未嫁的

處女，就帶到迦南地的示羅營裏。」在這種場合下，女人是什麼呢？而且舊約中像類似的擄掠行為還多得很呢。

我們根據歷史的考證，舊約的最初記錄成書，是從摩西開始，摩西約為公元前十四世紀年間的人，相當於我國的殷商時代。那時我國自三代以來，早就有了文明，同時也奠定了我國信義和平的立國精神。但是舊約中所表現的什麼呢？

在舊約的創世紀第十五章中有個異常可怕的預言，全文是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方，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侍的那個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着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由此而製成了摩西出埃及時的悲慘事實。但在我們看來，上帝實在沒有理由讓摩西給埃及製造出那麼多而且大的災難。那是紀因於雅各的幼子約瑟被其兄弟以二十舍客勒銀子賣給了以實瑪利人，後來到了埃及，而且當了宰相，事後因了遍地荒災，約瑟便將父兄全家接到埃及供養。這在常人的看法應該是埃及人給予他全家的恩典而該感恩了，想不到到了摩西要求返迦南地的時候，竟把埃及及親戚仇敵。例如叫水變作血，使青蛙糟蹋埃及的四境，使塵土在埃及遍地變作虱子，降下重大的瘟疫等等，最殘酷的是將埃及的頭生子，全部殺光。雖然摩西時常說那是耶和華的意思，如出埃及記第六章第六節：「我是耶和華，我要伸出手來，重重地刑罰埃及人。」並且為了要使埃及人曉得他的耶和華，耶和華要在埃及人身上獲得榮耀，便老是說：「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我真不懂耶和華的居心何在？他會將人命當兒戲！既然一次征服了法老何必又施之再三呢？難道是不殺過癮不能顯出他的偉大嗎？尤其舊約中所主張的因果律，更不合理，我們可以時常看到舊約中有這樣的記載：「聽從我的，我必賜福給他而到千代，背我約的，我必追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三四代。」這以現代的法律

觀點來說，無論如何也講不過去的，所以我以為上帝假因於法老憐人的心地剛硬，而在埃及境內大施屠殺，乃是一種無理取鬧的無賴行爲，事實上那些草菅人命的主使者，除了摩西並不別有什麼上帝，他不過利用上帝的神秘性，在愚民之中建立自己的聲威罷了！

關於摩西這個人，前面已經說過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自他開始，以色列才有了法律，雖然舊約中說這完全是由上帝製定的，但我們以為摩西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晝夜，就是爲了編訂法律，而不是去和上帝談話。也許有人要問：「如果不承認有上帝的存在，那末這許多的神跡，怎麼解答呢？」這很容易，我在前面也曾提及，我說摩西本身就是一個極爲神秘的大魔術師，其實這種棍棒變蛇，水變爲血等旁門左道的魔術小技，在我們東方，並不稀奇。如果我們願意相信摩西的杖，能使海水分合隨意的話，那我們也可以承認中國神怪小說中的蘆豆成兵與呼風喚雨之術是真實的了。因此，要是我自己是基督徒的話，我祇承認摩西和相信耶穌，即使信有上帝，也不希望是舊約中這個比魔鬼還要可怕的上帝。倒不如將舊約中的罪孽全部歸結到其中的當事人身上去，還比較好些。因爲舊約中的上帝，時常叫唆燒殺擄掠，製造人間悲劇，專事尋仇報復，他的功勞，實在抵不上他的罪過。我上面舉的僅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諸如此類的屠殺事件，幾乎無法統計，所以我不去寫它了。

那末還是讓我們看看舊約中，所講的平等與博愛罷！

當我看完全部的舊約，覺得非常奇怪，因我常常聽說神愛世人的話，但我在出埃及記第八章中又看到兩段，自相矛盾的話：「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華。」接着又說：「我要將我的百姓與你的百姓分別出來。」這話的意思是說耶和華能够管制天下人，但却不會一視同仁。

我們用不着在舊約中研究本體論的平等和形而上的博愛，因其根本不會談到這些的。所談的平等

，只是像出埃及記三十五章十五節的獻禮，它說：「人們爲贖生命將禮物奉給耶和華，富足的不可多出，貧窮的也不可少出。」至於博愛的例子，也許是利未記十九章十一節的一段比較有些代表性了：「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其實這能算得上真正的平等和廣大的博愛嗎？

相反的，我們倒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來證實舊約的論點是全部不平等與反博愛的。

對於人類以外的其他動物，是絕對談不上平等與愛的，我們從其中所例舉的各種獻祭之中可以想見。諸如燔祭、平安祭、贖罪祭等，無不宰殺牛羊生命的，不知道摩西根據什麼理由，他假借上帝的意旨說：「一切活物的生命就是在血中：……無論是什麼活物的血，你們都不可喫。」（利未記十七章十四節）那末我要追問，人也是活物之一，傳教的牧師是人，有人殺了牧師，而不喫他的血，是否可以不負殺人罪的法律責任呢？如果說上帝造了活物就是派給我們人類果腹的，那又何必考慮到血與生命的問題呢？

說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階級觀念與自私心理，更是可觀。我們在利未記與民數記中，會時常發現摩西的自私與偏愛，他處處爲他本族的利未人打算，造成利未人的特權階級與特殊享受。如民數記第一章四十七節「惟獨利未支派你不能數點，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計算他們的總數。」這是摩西不希望本族的壯丁去死在戰場上，因爲被數的就得參加出去打仗的行例。再看民數記第三章十一至十二兩節「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我想這是摩西的自私主義，也是極權計劃。

還有一樁大事，那就是摩西交代他的兄弟亞倫，不但亞倫當了祭司，並且凡爲亞倫的子孫，都要以祭司爲終身職業，而祭就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特權階級。比如許多的祭品，便是他們應份的收入。像利未記第七章第八節「燔獻祭牲的祭司，無論

爲誰奉獻，都要自備他他那所獻燔祭牲的皮。」又規定搖祭的胸和腿，要給亞倫和他的子孫。誰都知道，一個動物除了胸和腿的兩部，還能剩些什麼？除了剝削一共有八種名稱不同的獻祭以外，他們還有銀子的收入，如出埃及記三十三章十二節「要按以色列人被數的……他們各人要爲自己的生命，把贖價奉給耶和華。」十三節又說「每人要按聖所的平拿銀子半舍客勒。」雖說這是獻給耶和華的，但是代表耶和華享用這些銀子的又是誰呢？

另外一個事實（姑且認爲它是事實），就是出埃及記三十二章的後半段，敘着百姓因爲摩西上山不同而自動地做了一隻牛犢當神供奉，於是摩西大怒。……那天百姓中被殺者約三千。」（二八節）接着在三五節中的解釋是「耶和華殺百姓的緣故，因爲他們同亞倫作了牛犢。」但是亞倫既屬其中之一，何以能够幸免於死？這能說不是因爲他跟摩西有着兄弟關係的緣故嗎？可見除了摩西，並不再有上帝，而摩西却是一個生性殘忍的獨夫！

問題太多而篇幅有限，我不想寫得太多了，我們就讓這篇東西結束罷！

寫到這裡，我似乎光說了舊約的可厭而不會說出其可愛的部份，憑良心說，舊約並不全壞，舊約自也有其存在的價值，裏面有精微的描寫與優美的詩篇，如果以文學的角度來衡量它，舊約的確是很有分量的，所以在西洋電影故事的材料，有些也是來自舊約的故事。同時在它的詩篇和箴言中，也有着不少爲人處世的道理。所以它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很大，但以我們中國人的眼光來看，諸子百家就要超過舊約所有的百倍了。何能比諸佛教？最後我認爲，沒有看過舊約的人，不妨抽暇看看，不用存何成見，平心靜氣，站在中國現代人的本位立場，看看想想，究竟它算是什麼？

不要誤

解了佛教

竺摩



各位多是信仰佛教的人，應該對佛教是沒有什麼誤解的，故我現在有對象當然不在讀者，而是讀者外的社會的許多大眾，我們要知道他們裏面會有許多人是未讀佛書而誤解的，他們誤解些什麼？我們應怎樣向他解釋？所以要請這條題目作為我們自己參考與討論的資料。

第一點最容易被誤解的，他們說信佛是迷信，理由不外說佛教是主張拜神拜鬼，主張焚化紙錢元寶討好鬼神，主張因果輪迴之說，作為愚民政策，這三種理由，其實是不成理由的。

一、佛教創立於印度，當時佛在世時，並無主張拜神拜鬼，且會對拜天神的婆羅門教給予嚴厲的批評，說他們的作法不合理，不徹底：他是主張每個人應信仰自己，自己努力正道，掘發自家的寶藏，才是一條活路，所謂自家的寶藏，即指每個人自具佛性，皆可作佛，不須依賴其他的神鬼，其對天神的崇拜尚且批評而予以指正，何況在天神之下的鬼神呢！佛教，既注重自己個性的自由拓展，自然不是以拜神拜鬼為目標了，就是佛教要人拜佛，其所拜的佛，重要的還是拜自性本具的佛，提高自己可以作佛的覺悟，與拜神拜鬼一味依賴神鬼的賜福，是全然異趣的：而有些信佛的人，鍾意拜神拜鬼，那是因他們未能深解佛理，致令行動乖謬，由於自己的愚昧，與佛法無關。

二、焚化紙錢元寶的事，是中國民間固有的習俗，並不是佛教的東西，宋人戴埴著《鼠璞》有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南齊東昏侯剪紙為錢，以代東帛。」封演聞見記云：「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

，事畢埋之，魏晉以來，始有紙錢」，可見以紙錢討好鬼神，不起於佛教，是起於中國人的好拜祖先，祭祀鬼神的固習，後來道教有打醮，召魂，破獄等事流行民間，這些討好鬼神的花樣，更宜染得有色，及至有宋以來，道教衰落，佛教的經懺佛事偏門的流行，打起所謂方便度鬼的旗幟，廣容垃圾，來者不拒，於是古來民間所有討好鬼神的一切花樣，都搬到佛門中來，似乎成為佛門特產了，其實佛教始於印度，印度當時那裡有這些事情呢！即在佛經中也找不到焚化紙錢銀錢的記載，佛教初期的經典如四阿含經等，中期的經典如解深密經，楞伽經，維摩經，法華經等。後期的經典如大日如來等密宗經典，都是代表大小乘佛法的正宗者，在那些經裏面，始終沒有隻字提到要人拜神拜鬼，及向死人及鬼神焚燒紙錢元寶的事，所以讀過佛經的人，決不會把中國民間陋習，都推到佛教的身上來，談過給清淨佛教。

三、關於因果輪迴之說，可把因果與輪迴分別來說，先說因果之理，乃萬物之本身，皆具此理實無迷信可言，如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不會得瓜，這是最淺的物理；又如法律上之「殺人者死」，亦是現前的事實有如是因，有何迷信？可見因果之理，並不限於佛家的提倡，古今中西的學說，有關於人生哲學的部分，多數還是承認因果之說，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之將興，必有禎祥」，老子說：「強梁者不得其死」。又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都是主張因果報應的定理，有許多事實足可佐證，不是隨便可以否認的，西洋的耶教，主張人行善可以生天堂，作惡被打入地獄，亦是因果的，進言之，不但宗教家承認因果之說，就是

現在最時髦的科學家，其研究及分析萬事萬物在演變中的相互關係，亦不否認因果律的存在，不過各家對於因果的觀點各有不同，有的只限於現在一世的，如儒家所說的因果，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有的說到現在與過去兩世的，如他教之主張生天堂，由於今世能信仰該教，而並未言及過去是如何的：雖也說及過去是由天帝創造的，那是一因多果的，不合於因果法理的定理，以因果定理，必須是好因好果，惡因惡果，一因一果，決沒有一因多果的道理。如以一個天帝的好因（天帝當然是好的）生出世間許多好的，不好的，非好非不好的萬物之果，實與世間事物一因一果之理相違，過去的一因既不合，自無成現在多果的理由，所以雖說過去，等於未說，只談現未兩世的因果而已，而佛教的因果，是詳談三世的，窮其過去，推其未來，決其現在，是佛教闡明因果的特色，例如世間有許多人，以信因果為迷信，其最大的理由，是現在見人做善反得惡報，做惡反得善報，如堯生丹朱，瞽瞍大舜，顏回仁而貧窮短命，盜跖兇惡享大年，若有因果，如何可通？故識之為愚妄，斥之曰迷信。這種問題，若以一世二世的因果論，都難以解決，如廣窮三世的因果論，就容易解決了，那就是現在為善而得惡報，因他過去世做的惡因今已成熟，先受惡果，現在做的善因薄弱，善果未熟，要在未來時節因緣到時，才能享受，此唐堯所以生丹朱，顏回所以仁愛而貧窮短命也，做善得惡之理如此，反之，現在見作惡之人而得好果，亦以其過去曾作善因已熟，先受善報，而今世所以惡因薄弱，惡果未熟，報在未來。此瞽瞍所以生舜，盜跖所以兇惡而富有年也。如果不用這種三世因果的道理，來闡明人生的後果前因，那麼人生一生之中，遇見許多有關於富

貧智慧，窮通得失的複雜離奇的問題，永遠成爲不能解決的懸案了。

至於輪迴之說，既有三世因果之理可信，足證輪迴六道之事，亦非臆造，從淺的地方說，人死之後如無輪迴再生，則世界人類應早已斷絕，而今日之世界，生者每日不知凡幾，可知人死以後並非是斷滅了的，佛說人生的生命活動，共有八個識在主持一切，而以第八阿賴識爲根本，死此生彼，皆由此識之連續，使生命生生不已，輪轉不息，以證輪迴之說實有其事，並非迷信。吾人在世，五官所知之物有限，其非五官能力所到者，絕不能即武斷其爲沒有。數百年前，科學未發明，中國人只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四海之外的事就不能知，到近世科學發達，不但知四海之外更有許多數之不盡的星系世界，且發現到太空中有好多發光發熱的恒星，我們所看到的太陽，就是許多恒星中最接近我們的一個。而圍繞着太陽旋轉不停的共有水星，金星等九大行星，如地球就是九大行星的一個，而月亮是我們住的地球的衛星而許多星球，除了地球之外，可能都還有人類之住宿；所以佛經說：「世界無邊，衆生無盡」那些無邊的世界和無盡的衆生，在太空中互古不斷的連續，都是隨着自己的業力流轉生死，輪迴不息的。現在的科學家雖主張輪迴之說，但已有接近輪迴的原理，同時他們也不否認靈魂之說，更接近佛理的邊緣。足見輪迴之說，可以根據因果之法而成立事實，並無迷信可言，亦非愚民政策所可同日而語。蓋愚民也者，欲使其民愚而且魯，控以壓力，任之宰割。而佛說輪迴，純係智慧之啓導，使人深知人生與人死的真相，求其趨於善行，獲得脫超，而自度度人，自利利人，達成人生應盡的義務與目的，何有迷信可言哉！

第二點誤解，說佛教是消極的，以爲學了佛的人，必定是思想灰色，對於人生沒有進取的意志或精神，只求早點逃避現實，厭離世間，另求解脫，這是只在表面上，或偏面上來看佛教的一部分，並沒有從內容中或全面中看到佛教的整體，既不知佛教的整體，也就不知佛教的真相，那麼他們有關對佛教的批評理論，自然不能成立，佛教原理平等一如，而從修學者的根性不同，好惡有別，而分成自度自利的小乘教，和度他利他的大乘教，而皆由厭苦發心爲共同修學的出發點；前者厭世間苦，發出離心，自己修學求解脫，似乎偏於消極的一邊，跡近逃世，但後者見苦發心，所發的是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不是自求出離痛苦，是爲一切衆生同求出離痛苦，正是積極救世的大雄大力的表現，誰敢說他是消極逃世的呢！而佛教的內容，正是著重大乘教義，其整體亦以大乘教義爲中心，爲依歸，主張積極自學和積極救世，實在沒有消極的氣氛可以嗅到。因佛教分析人生的苦因與苦果，研究苦的來源及滅苦得樂的方法，都是示人與苦鬪爭，改造苦的人生成爲樂的人生，並非叫人逃避痛苦而毀滅自己，或去自找快樂，而是要你努力修持改造苦的身心，成爲樂的身心，苦的國土成爲樂的國土。

第三點誤解，以爲佛教徒是分利的，所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只會消耗，不事生產。看來這話似乎是對的，因在佛教徒中除了許多在家的佛教徒不算，其出家的僧尼，的確只顧自己修道，沒有去種田，也沒有去織布，但是前面說過佛教徒是有兩類型的，一類是見苦而發出離心，只顧自己修道，希圖解脫，入山惟恐不深，一類是見苦而發菩提心，大悲心，積極救世，深入社會，利益大衆的，前者雖是爲自己修養，不問世事，但是他向善的好心，克己的美德，勤苦的意志，冰雪的精神，可以影響社會人心，淑世淳化，使人如臨寒潭，照自形污，無形中給予改良社會風化很大的力量，那麼，他們雖不種田，吃了一餐淡飯，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社會；雖未織衣，穿了一件粗衣，社會也無需對他計較了。至於後者大乘精神的佛徒，他們有無畏的大度，做利人的事業，犧牲布教，捨己爲人，負起社會教育道德家所負擔的責任，爲人類社會服務，雖然沒有去耕田織布，但他們應享受社會給予的一分衣食，這也算是分利份子嗎？

第四點誤解，以爲佛教是玄虛的，或神化的，不切於實際，與人生社會的做人處世沒有多大關係，這亦因不了解佛理，所以有此誤會，須知佛理是分因地與果證兩方面講的，在果證方面，佛由於修養的體驗，對人生的一切作進深一層的認識透視，他的所見所說，高遠及常人，常人還沒有到這種境界，不然而要感到這種境界是神化的，或高深莫測的，甚至是虛無空洞的，其實據真正體驗到的人看來，是並沒有甚麼神秘莫測，也不是甚麼虛無空洞的，其所謂空，所謂無，只不過是空了常人心境上的熱情，無了常人心境上的煩惱障罷了，那是由於修養而親自體驗到的菩提正智，真如淨德。並不是空洞無物的，只不過是這種體驗的境界，難以言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飲過水的人，不知水的味兒，以爲水味是神化的，其實在飲過水的人的體驗，覺得水味也沒有甚麼神秘可言了。這是從行者的修證上說如此，若從行者的因地說，佛教雖分菩薩，緣覺，聲聞，天，人的五乘，而基本在乎人乘正法，人乘正法在乎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殺生是仁，不偷盜是義，不邪淫是禮，不妄語是信，不飲酒是智，五戒是五常的推廣，並制定條款，爲人生應遵守的規矩，有此規矩，便有做人的基本道德，然後才進而學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佛法，如果連這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沒有，要去高攀菩薩與佛，那是不可可能的。所以佛教主張學佛先從人學起，這是最平穩切實的法，有什麼玄虛、有什麼神秘？未讀佛書不知此理者自以爲玄虛，自以爲神秘吧了。

由於上面四點的說明，我們可得一個結論，佛教不是迷信的、消極的、分利的、虛無的、神秘的，而是智信的、積極的、分工合作的、切於實行的、平直不阿的，能明乎此，我想那些對於佛教曲解與誤會的朋友們，應該可以糾正自己，把疑團冰消瓦解了。

佛教在現代世界思想中的重要性

日本 Reiho Masunaga 作
光 譯



今年我們感覺異常榮幸，能在日本慶祝釋尊二五〇〇年讚頌文化紀念會。處此時際，我們必須恢復佛陀的根本精神，並且要實踐它，將這種精神傳播到整個世界。佛陀的超絕的人格，深刻的思想，以及完滿的實踐，是舉世所有佛教徒的模範。雖然南方佛教與北方佛教之間有他們不同之點，但兩者都是根源於佛陀釋迦牟尼的教義而來。他們必須加深相互的了解，承認彼此的特點，然後協同並進；並須將佛法視為整體，進而發展成爲一個世界性的運動。

根據我的看法，南方佛教的特點是：(一)只相信一尊佛；(二)對於戒律嚴格的遵守；(三)尊敬僧侶的生活。而北方佛教的特點則是：(一)深刻的思想；(二)強調利他主義；(三)佛教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未來的佛教，必須要綜合北方佛教的深刻思想和南方佛教的充分力行。因此我們必須要建立一種國際性的新佛教。在將來，日本的大乘佛教不要歧視東南亞的佛教，而稱之爲小乘。我們必須尊重南方的佛教，稱之爲上座部，贊成他們嚴格遵守戒律和只信仰一位佛的特點。我們必須在合理的基礎上，以充分的寬容去和他們合作。

在當代世界思潮中，佛教所佔的重要意義有如下述：

第一、佛教的中道義可以解決這個世界的對立與衝突，中道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綜合；中道是必須在實際的行動中積極的表現出來。根據中道的思想，我們必須綜合物質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衝突，使之達到更高的境界，提高「不害」的觀念，中道的實踐一定可以爲人類帶來和平與幸福。

第二、佛教的圓融無礙的思想，應當發揮重要的功能，以解除目前正在困擾我們的機械文明所產生的死結。科學知識的發展已經幫助建設了一個龐大的工業文明。人類現在已經創造了動力機械的大規模生產體系的時代，然而人類也就變成了機械的奴隸，喪失了他們的自主。如果佛教能夠幫助人類發現他們的真正的自我，提高自覺的思想，就可以使人類從機械的奴役中獲得解放。佛性平等的觀念可以使人類從愚昧的差別恢復到原來平等的狀態。

第三、佛教的智慧是基於慈悲的，可以發揮重要的功能，去糾正現代科學方向的偏差。佛教並沒有嚴厲的教條主義，也不傳播任何迷信。佛教是世界上最上推一可以包容科學精神的宗教。未來的文化必須建立在能够包容科學的宗教精神之基礎上。因爲宗教沒有科學是瞎子，而科學沒有宗教是跛子。現在的科學是做了它本身的产品與危險的絕境的雙重奴隸。將來，佛教必須要指導科學知識的方向，不應該再有科學家成爲屠殺者，這就是因爲佛教包納了科學之故。現在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是以一種宗教的智慧來領導科學的知識。佛教的周備的特質對於我們的需求日顯重要。

第四、佛教的無住涅槃的觀念，是領導人生的明燈。因爲大智大覺的佛教是不能滿足於虛妄的世界中的各種行爲的。更由於大慈大悲，使佛教不執著於一個知的世界。佛教是鼓勵以真正的自由爲基礎再產生行動的。英國史學家湯恩比 (Toynbee) 曾經提出過在人類生存中的出世和入世的問題。出世的意思是內觀而找出真正的自我；入世的意思是表示再度回到社會中來爲其他的人們服務。佛教是要教導我們自覺與覺人。羅格 (C.G. Jung) 的「個人主義」(Individuation) 強調前者，蘇洛金 (Sorokin) 的「創造的利他主義」(Creative Altruism) 則強調後者。在湯恩比的學說中，這兩

者的過程被認爲是分開的，但是在佛教裡面則是認爲不可分的。

第五、佛教的利他精神，產生了和平的宗教，這已經在歷史上得到證明，因爲佛教在和平與戰爭之中，始終是選擇和平。佛教從來沒有壓迫過異教徒，也沒有發動過一次宗教的戰爭。阿育王在克靈迦戰役以後，感覺到戰爭的邪惡，結果以正義的法律來治理他的國家，而且爲世界帶來和平。法句經云：「於此世界中，從非怨止怨，唯以忍止怨，此古聖常法。」故在佛陀的眼光中，冤親是平等的。生活在真理中的世界，是不需要武器的。戰爭主要是根源於個人的貪慾或迷惑。佛教是強調消除自私的迷惑並強調互助的。

佛教的真正精神是從人的深刻的反應和迫切地追求真理中產生。他的第一個意義就是要維持一種精進與報恩的生命。一神教缺乏寬容的精神，並且很容易爲爭論而產生傷害。相似地勢資雙方必須停止他們的衝突，爲他們的共同利益協力工作。佛教的教義是如此，但我們怎麼樣能使這些教義在今日世界中實踐，問題在於——

- 一、我們怎麼樣才能够使歐美人士了解國際主義的、理性的、和人道的佛教精神？
- 二、我們怎麼樣能够以佛教的中道思想來解決在歐美發生的對立的衝突，並且認識共同互助的精神？
- 三、怎樣以佛教來幫助解除西方工業文明的困擾，並且指導與善用科學？
- 四、佛教怎樣能够幫助促成一個和平的世界，使原子能用於人類的福祉？
- 五、如何運用我們互助的觀念來緩和和善資之間的衝突？
- 六、如何使佛教的大智大覺與大慈大悲的觀念幫助人類了解自己並且在生活中去實踐？

戒律思想

史

(四)

上田天瑞著
李世傑譯

其次全在第三十一裏，有「殺生戒」，這是禁止殺害生物之戒。印度把這叫做「阿興沙」。印度人最禁忌殺生，不但是佛教，其他宗教，均有此說。尤其是耆那教，極端守着此戒，今日的耆那教徒，皆不就殺生之業，而經營着商業。小乘佛教的緬甸，直到今日，仍不殺牛，故在緬甸的牛，宛如日本之狗，多無飼主，到各家庭裏去求食。有的戒律書裏，記述說：不可殺死「蛋」或「虱」，必須用綿把牠包起來放在沒有人到的地方。又，比丘常應攜帶的工具具有六種，之中，有叫做「巴栗沙婆那」的「水漉袋」，這是比丘飲水時，為欲避免殺死水中小蟲，必用此袋漉過，然後才飲。這和今日我們澆水而飲的情形，完全相反，倒是頗為有趣的事。

其他，在「單墮法」中，有(1)妄語戒，(9)對婦人說法不可超過五六句話以上(11)不得伐草木，(48)不可為見活習而走，(56)在半個月內，沐浴不可超過一度(一次)等戒。

第七類「衆學法」中，有如前述之「應端正被法衣」，「步行村中時，不作大聲，走路時身應端正」，「吃飯時，不得眺望別人鉢中物，不可張開大口進食等作法」，「不可以站立的姿勢行大小便」等行儀作法(威儀作法)。

律書對於上述戒律內容所犯之罪，分類為五或七，古來，中國、日本所謂「五篇七聚」，就是這個。五篇是波羅夷、僧殘、波逸提、悔過和突吉羅。把這，再加上第三「偷蘭遮」，及將第五的突吉羅分為「惡作」、「惡說」，乃是七聚。此中，波羅夷等四篇，已如上述而得知，而「偷蘭遮」是對於波羅夷或僧殘的「未遂罪」或「豫備罪」，突

吉羅是犯了上述八類中「衆學法」之罪，這在戒律上，是最輕微之罪。八類中，不定法是看情形而判為波羅夷，僧殘或波逸提的，但，「不定」本身，是「突吉羅」。又如七滅諍法，如不由正當方法以鎮靜教團紛爭時，「長老」乃會變成觸犯「突吉羅」罪。故在八類中，不定法、衆學法和滅諍法三種，它在五篇中，乃被包含在突吉羅裏。又，突吉羅罪對於更重罪的「豫備」或「未遂」罪，亦可適用之。例如「盜戒」，其盜罪(波羅夷罪)是以盜心而從其場所取去重量五「馬沙迦」以上的價值物而成立的罪，而盜了一「馬沙迦」或其以下財物者，是突吉羅罪，偷了一「馬沙迦」以上，未滿五「馬沙迦」以下之財物者，是「偷蘭遮」罪。又，就是盜了五「馬沙迦」以上的財物時，觸其物者突吉羅，動其物者偷蘭遮，使財物離開其場所者，始能成立波羅夷罪。其次，惡作和惡說，不過是由於語言上之罪和身業上之罪而分的。

這些罪，各有其一定之罰法——此語似乎不切實，寧可說是「懺悔法」——受了這些罰而懺悔者，得從「罪」脫出。但犯了波羅夷罪者，會從教團被趕出去，不容懺悔作為免罪。不過，有的是說：四波羅夷中，惟有淫戒一戒，有特別的赦罪，即：犯了淫戒而失比丘資格者，如振起信仰心而再來時，可復入教團。又，有一個規定，是說：不堪禁欲生活，自動宣言捨戒還俗，而行過情欲生活的人，如希望再出家時，應受具足戒。第二僧殘以下之罪，皆由懺悔而可容赦，所以犯了僧殘罪者，六日間應另外居住(六夜摩那攝)，靜思反省自己之罪，而此一期間，會被停止僧權，應在其他比丘之下奉侍及尊敬其他比丘。犯了僧殘罪而隱匿其罪行者，應加

算其隱匿之期間而行別居。這些處分和決定，應在二十人以上僧衆中處理之。

其次的波逸提罪，應於三人以上或四人以上之比丘中懺悔。提舍尼(悔過)罪應於一人比丘之前懺悔。突吉羅罪應於自己心中懺悔，但故意犯之者，應於上座比丘之前懺悔。這些罪的懺悔法之外，在戒律上，還說有種種之罰，但今從略。

註 (1) 律藏

有關以上小乘戒律的聖典，叫做律藏，這是形成佛教律論三藏之一的。律藏有如下種類：

漢譯律藏

- | | | |
|--------------|------|-----------|
| 一、四分律 | 六十卷 | 佛陀耶舍譯 |
| 二、五分律 | 三十卷 | 佛陀什等譯 |
| 三、十誦律 | 六十一卷 | 佛若多羅譯 |
| 四、摩訶僧祇律 | 四十卷 | 羅什等譯 |
| 五、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 五十卷 | 佛陀跋陀羅譯 |
| 六、鼻奈耶 | 十卷 | 其他所有部律義淨譯 |
- 以上是詳說戒律的，名叫廣律。其中，前四是代表性的四律。

巴利律藏

Vinayapitaka 5 Vols. edited by Hermann aldenberg

這是錫蘭、泰國等南方佛教所傳的。本藏被編在第一卷乃至第五卷，本人與另外一人譯之。

又，有相當於上述有部律之西藏譯律藏。這些律藏大體的骨格(綱要)，是相似的，但各部份，乃各不相同。這些是各部派所傳承的。

抽出廣律骨目之戒律條文的，叫做波羅提木叉(Patimokkha 戒本)，還有相應於廣律之四分僧戒本等各部派所傳的。在這戒本裏，相當於十誦戒本的梵語戒本(Pratimokhsutra)也有現存。關於律藏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拙著「律藏概說」(佛教大學講座)。(待續)

「佛教的精神與價值」讀後感

· 張少齊 ·



(一) 信佛教是理智的

今日佛教第三十四期與怡先生所寫的佛教的精神與價值一文，言文並茂，的是佳作，但內容有談到信的問題，他把信佛的「信」看作感

佛的行為。這點我不同意。他說：許多人都以為佛教是純理智的學問，今日許多佛教學者甚至喜歡遷就科學，我認為這是極大的錯誤，佛教是宗教，不是科學，也不是哲學，哲學和科學是研究真理，但佛教却是探索人生，研究真理需要絕對理智，但探索人生却離不了感情。佛教所謂的「信」是情感的「信」，而不是理智的「信」。又說：所以我認為佛教的基礎在「信」，用感情去「信」。他把「信」佛的「信」與「信」基督天主的「信」同樣看待。信天主與基督可以得救和賜福，不信便打入地獄。這種「信」建築在利和威的基礎上，這和父母拿糖來引誘小孩去讀書學好一樣，小孩為着糖的引誘，不得不去學好和讀書。假若糖也不能誘使小孩走上上進之路，那只有用拳頭去嚇唬小孩了。同時父母告訴小孩說：你是我生養的，你所吃的穿的都是我給你的，你應該要信任我，服從我。這是用父母的情感去使小孩信仰父母，這裏邊沒有一點理智，完全是情感的作用。

我承認佛教的基礎是建立在「信」字上面，但不是感情的，而是純理智的。因為佛教不是純宗教，純宗教是崇拜偶像與儀式的，佛教則主張「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今日佛教徒雖有佛菩薩聖像之供設，那不過是如國民黨員懸掛中山先生之遺像一樣，是一種內心景仰的表現。丹霞禪師劈佛烘火的故事可以證明佛教不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同時佛教修持的人不一定要在佛堂裏才可以念佛誦經，行住坐臥，穿衣吃飯，大小便等，皆是修心最好場所。由

此也可以證明佛教不是崇尚儀式的宗教。

佛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的經典，是啓示人生與宇宙萬有真理的。四大五蘊，四諦十二因緣，是解釋人生和宇宙萬有真理的教示，佛所教人的就是這個真理。佛沒有用感情或威逼的手段教人信仰他。佛不過是以先覺覺後覺的方式教人自動去探索真理。佛沒有「信」他就給以福音，不「信」就打入地獄的權威。他要人完全了解他所說的真理以後，再去心悅誠服的實踐，這是純理智的「信」，而不是感情的信。

(二) 佛學包括了哲學

再說佛學雖然不能說他是專門科學或哲學，但佛學裏面包括了科學，哲學以及其他的一切學問。佛經所言之「般若」，與哲學上之含義相彷彿，它是知識的總體。「般若」，是諸佛之母，有了「般若」然後才能認識宇宙萬有的真理。也才能把萬有的真理有系統的道出來，所以佛學亦稱為智慧之學。所以佛學也可以說是哲學。

(三) 佛學包括了科學

至於科學一詞，就其廣義而言，凡有系統有組織之知識，均可稱為科學。我們看看佛經所說的每一部經，都有序說，正說，勸修三大段落，除此三大段落之外，並有詳細的小段科判，其組織系統，週密詳盡，殊非一般宗教作述所可比擬。而內容所述之色心二法，不但有系統，有組織，而且分析細密。今日大科學家對此亦不否認。

再就狹義的自然科學來說，涅槃經月喻品第十五說：「譬如有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作沒想，而此月性實無沒也；轉現他方，彼處眾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出也。何以故？以須彌山障故不現。又謂：如此滿月，餘方見半；此方半月餘方見滿。

。閻浮提人，若見初月，皆謂一日，紀初月想。見盛滿月，謂十五日，生盛滿想，而此月性，實無盈虧，因須彌山而有增減」。這就是地球與月球互轉直偏之關係，而說月之盈虧與出沒的原因。請問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人們，有此科學常識嗎？

復次佛經動言「世界」無量，此「世界」之「世界」，姑指一星球而言。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即能以慧眼觀測到虛空無盡，世界無盡，眾生無盡的自然現象。與今日科學家用儀器所觀測到太空實際知識，有何不同？

據中央社華盛頓二月三日合衆國際電：「在美國「奧茲瑪」的計劃下，利用新式的光學及電子儀器，已發現太空中存在着一百萬個類似太陽系所在的銀河的天河系。在我們目前研究所能及的太空之內，有一萬萬億類似太陽的恆星」。如此，不但世界有如許之多，並且在那些星球之上還有着生命的存在。

該電訊又說：「科學家們已發現，由於大多數恆星有很多相似之點，有理由假定其中有許多也會擁有能維持生命的行星。如果其他恆星的行星上存在着生命和有智慧的社會，它們可能處於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段中，計劃和太空星球中的智慧生命建立接觸」。

根據上項的報導，佛經裏所說世界無盡和眾生無盡的太空自然現象。與今日科學家所發現的太空知識，有何不同？至於其他如物理，動物等自然科學，在浩瀚的佛經裏都有闡釋。如「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又如談到人生的組織說，「人身有八萬戶蟲」。此蟲乃指今日生理學上的細胞而言。誠如吳君所說佛教不是科學，也不是哲學，但它包括了這些學問，它是這些學問的總和，而居於超然學術地位的。

(下接第六頁)

靜

我們常聽到人們說，人在單獨安靜時候，才能找到真的自己，所以懂得生活藝術的人，會替自己保留寧靜的片刻，領會其中的真境，儒家說：「萬物靜觀皆自得！」佛法說：「靜能生慧，」却是契機之言。

世上任何學術的成就，莫不由於能靜下心來，定心清慮的沉思默想而得，釋尊在菩提樹下閉目瞑思，夜睹明星廓然開悟，成無上正等正覺，這亦是因習靜而得的至高智慧結晶。

在喧囂的鬧市裏，或燈紅酒綠的宴會中，除非有足夠的修養能置身物外，否則鮮有不受外界的形象而左右自己思想的，我們在這種場合中，有時反因沒有正確的概念而感到心底分外寂寞，這證明物質不能填補心靈的空虛，由此我們知道，靜不一定是空寂，鬧不一定是聒足，端在自己的領會和運用。

科學帶來了物質享受，我們不否認它是造福人類，但若不輔以宗教來淨化人心，則反而促使社會增加紊亂，因物質的引誘，使有些人為慾望難填而痛苦，有些人因目迷五色而陷法網，有些人貪戀享受而嘆息生命短促。今日的科學還不能解在產老病死的現象，還不能矯正心性的狂妄和執着，所以科學愈發達，愈需要宗教來維持社會風氣。

曼莊

時代在進步，人類智識領域也在擴大，不合情理而捏造事實的宗教，無疑的會日趨沒落，誠如英國比丘蘇悉帝說，有頭腦有理性的人是不願受不合邏輯的宗教束縛，因此歐美人士日漸在揚棄基督，尋求合理的宗教，這正是佛法教義傳佈全球的時候，但還得要我們佛教徒是否有足以取信於人的學識和風度。

佛教經典具備有出世法世間法，涵容有哲學教育心理倫理等思想的學科，同時為了方便度人起見，佛說的法都是用種種譬喻由淺入深，適合於智慧賢不肖各類人等；最近的過去，佛教會一度衰落，實由於弘法工作不能普遍深入民心，以致誤解而流於迷信，由此可知教之興衰與弘法實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常常有這種經驗，一位吃素的拜的朋友，他會來同我們學同教，一位祭祖先的親戚，他會來同我們認同一信仰。當然我們不是說他們有沾我們的教體，但這正是最好的弘法機緣，假使我們自己一竅不通，經不起三句考問，就瞠目結舌，怎會使人心服口服呢！所以我們要企求佛教發揚光大，僅憑唱高調是無補於事的，最要的是充實自己的常識，縱然我們沒有閑暇的時間，縱然我們不能閉關禁足，但總得爭取一點時間，多讀點佛教的書籍雜誌，何況我們的言行



編後話

「先睹為快」這句話在編者來說可謂最恰當了。本刊的作者及其作品，都是第一類的。編者不唯先讀各位的原稿，尤其於編校之中經過數次精讀，所能吸收的養分自是可想而知。

本期出版，適為第一屆第三次國民大會的召開期間，我們深信這次大會的召開，必定有其推誠相見與合作團結的表現；擁護並促成蔣總統的連選連任，也是意料中事，所以我們預為祝禱，並致無上的欣喜之忱。

近年來由於各種因緣的成熟，就讀於大專的青年，研究佛學的人數，日漸增加，並且均有其優良的研究成果。張廷榮居士，愛護青年，鼓勵青年，以及指導青年們的研究，可敬可佩，他以「一種勞苦的誠懇的相與之情」，寫出他對大學生研究佛學的看法，實在就是菩薩化世的精神。

蔡秀霞女士，是政治大學邊政系的高材生，也是接受中佛會獎學金的第一名唯一女同學，據悉，她為了研究佛學，所以在邊疆語文中選修了藏文，且其藏文成績達到該系的最高分數。從她刊於本期的這篇文章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她對佛教的嚮往與熱忱。

唯有經得起評論的作品，方能表達它是不可動搖的真理；同時，一篇文字能够得到他人的評價，不管評得如何，實際上已經有了它的價值。張少齊居士是學佛前輩，吳怡先生也是本刊的作者之一，我們相信，這樣的研究，對任何人都是有價值的。

曼莊居士，雖在病中仍為本刊寫稿，我們感謝，也很感激。本期的作品，可謂每篇都是佳作，不用編者在此浪費篇幅，還是請諸讀者自己欣賞。

風格，還有賴於佛法的潛移默化呢！我們為了佛教，亦為了自己，實在需要靜下心來，多多的學，多多的想，多多的解。

敬請指教
敬請訂閱

如是奇談之十八

——與母共夫與女同婿——



南無阿彌陀佛！我必須這樣先念一聲洪名，才敢下筆寫這個故事。

何以故？因為單看這個題目，已經太荒唐了！不過，這並不是一篇滑稽的小說，相反地，它却是教人解脫愛縛的一個頓悟法門。要是我們以念佛的真誠，透過文字三昧，來讀這篇奇談，說不定我們也可以背塵合覺，得淨法眼，證阿羅漢。

當佛住世時，舍衛城曾發生一件離奇的強姦不遂事件。其時有一比丘尼，入城乞食，一個婆羅門男子見她貌美如花，便動淫念，心生染著。他自己暗想——這是一個出家女人，現今無法娶她為妻，惟有跟蹤她的住處，找個方便，秘密圖之。後來比丘尼又出門乞食，這個婆羅門色膽包天，竟從後門躍足潛入房中，伏身牀下。是日，諸比丘尼竟夜說法，大家都感到極端疲倦。此美貌比丘尼回到房中，頃刻間便仰臥熟睡。婆羅門認為時機已至，便悄悄地從牀下爬出來，準備一下，又偷偷地爬到牀上去，圖作不淨行。離奇的事，便在此時發生。

原來此比丘尼已證羅漢，得大神通，即時踊昇虛空，不被染污。那個婆羅門色狼又怎樣呢？可憐啊，枉作小人！一張小小的牀，馬上變成「泥犁」，他陷身其中，等於生入地獄，永作色中餓鬼。

此比丘尼為誰？就是本篇所談的那個與母共夫與女同婿的苦命婦人，名喚蓮華色，正因為她有這麼一段苦惱因緣，才頓悟生死迷亂，斬斷愛欲葛藤，毅然出家學道，得羅漢果。所謂「煩惱即菩提」，其信然歟！

蓮華色是「優婆塞」邑人，生有絕色，貌若桃李，乃一個端正有相之女。同邑有一年少居士，一日外出嬉游，行經女家，見女色美，便娶歸為妻。婚後沒有多久，婦便有孕，依當地風俗習慣，應送歸母家，等待分娩。十月胎足，誕生一女。婦在產期，其夫不復依近，却不料她的丈夫是一個好色之徒，她的母親又是一個淫蕩之婦，正在這個期間，女婿與岳母便私自勾搭起來，作不可告人之事。蓮華色既知內情，心如刀割，認為夫婦之道已絕，便把丈夫趕走，不許留在母家。蓮華色是一個賢妻良母，又是一個孝女，覺得自己留在娘家，終

非長策，一則憐慈嬰孩無辜，二則恐怕增加父母的負累，便忍氣吞聲，帶着恥辱和慚愧的心情，返回夫家。她一直撫養女孩至八歲，才忍痛離開這個污濁的家庭，飄然遠去。從此母女骨肉分離，蓮華色內心的苦楚與悲慘，真值得有心世道的人一灑同情之淚！然而，她的業緣未了，奇怪而又苦惱的遭遇還在後頭。不知道他往世作何惡業，報在今世！

蓮華色因不值其夫所為，終於離家出走，同時又不滿其母姪亂，所以也不願回到娘家。她一時心亂，神魂無主，在外流浪，行到「波羅奈」地方，又饑又渴，疲倦已極，乃在水邊坐下休息。其時有一長者，出門游玩，行經該處，見她貌甚可人，而面帶愁容，不免動了憐憫和愛重之意，便婉言問道：

「請問夫人何處氏族，父母為誰，為什麼這樣悲傷，獨自一人在這裏？」

「我是優婆塞那邑某氏女。」蓮華色見長者很有禮貌和善意，便照實回答。

「那末，你的丈夫呢，為什麼不和你同行？」

「丈夫不義，已分離，現無所屬了！」

「既這麼着，我又未娶，不知可否作我的正室？」

「女人以事夫為重，有什麼不可？」

這樣兩相情願，可謂一見鍾情，長者便携蓮華色，命車載歸，正式結為夫婦。

蓮華色自歸長者後，勤理家務，井井有條，夫婦相敬，恩愛有加，大小和睦，如是過了八年。爾時長者想起一件事，便對蓮華色說：

「好太太，我要和你暫時離別了！」

「往那兒去？」蓮華色有點驚訝。

「往你的家鄉優婆那邑去。」

「幹什麼？」

「我有財產在那邊，八年未收利息，算起來不下一億之數，所以要親往收取。」

蓮華色沉默了一會，面有不豫之色。長者見狀，以為她不慣別離，故爾不樂，殊不知她別有感動。她想起她的母親與她往日的丈夫私通一事，心有不慚，便形之於色。長者再三問

胡國偉

其原因，她才忤忤的說道：

「那邊的風俗不好，女人放蕩淫逸，你獨自前去，恐或容易失却做丈夫的應有操守。」

「原來爲着這個，太太，你放心吧！我雖然愚昧，也不至如此淫亂。」

「要是這樣，自然可以去了！不過，怎樣取信呢？我很想聽到你發個誓！」

「很好！」長者合掌向天發誓：「要是我動邪心，此身與邪念同歸幻滅！」

到底是男人靠不住，正如粵語說的「誓願當作食生菜」，長者別家去後，到了善善那邑，因爲收租息的地方太多，一時收不完，轉眼便經過一年，思室之念漸深。他暗自想道：

「要是我跑去花街柳巷，涉足邪淫，就不免違背我的本誓……」

「怎辦？另外娶一個姨太太，大概不算失信吧！要的！對，很對！」

他這樣瞞着本心，自己欺自己，便到處訪尋美女，備作別室小星。後來遇見一少女，面容溫雅美妙，觀瞻端正，女相具足，便往女家求婚。

女父以長者高才，且是大富，心生歡喜，即以女許之。長者收租取息既畢，携少女返回本國波羅奈地方，安置在別一所住宅，然後歸家。從此朝出暮返，行動詭異，不同往昔，連華色見狀，心生疑惡，秘密查問從人，才知另有嬌娘，藏之金屋。等到長者晚上歸來，連華色便問：

「聽說你有一位新的好夫人，爲什麼把她隱藏起來，不許我見？」

「怕你見了，心生嫉恨，所以留在外邊。」長者知道無法相瞞，只好直說。

「我無嫌妬，如你不相信，我可以對神明發誓。」

「太太如此雅量，好極！」

「那就叫她回來，幫助料理家務好了！」

長者即帶新人回家，與大婦同居，彼此相處甚歡，享受齊人之福。

一日，少婦洗頭，將髮拉起，連華色瞥見她頸上一紅痣，頗有所觸，再留心觀察其形相，更滋疑竇，便問她的鄉族父母與年齡名字，她照實答覆，原來是自己親生的女兒，因爲隔別太久，初見面的時候，彼此竟不相識。連華色告以往事，母女互抱痛哭。

連華色受此精神打擊，心膽俱裂，深嘆人事無常，頗有所悟，暗自思惟：

「從前在優善那邑與母共夫，今日在波羅奈地方又與女同婿，生死大事不明，迷亂乃至於此！若不斬絕愛欲，出家學道，像這樣顛倒愚惑，何由得息？」

思慮既定，便毅然棄家而去。到了祇洹門，饑渴已極，疲乏不堪，便坐在一棵大樹下稍憩。爾時世尊，與大眾圍繞說法。連華色見人數衆多，以爲有什麼節會，當可乞點飲食，以救饑渴。由是直入精舍，見佛世尊爲衆人說法，她只好坐下聆聽，由於因緣成熟，一聞佛法，即智慧頓開，體解大道。說也奇怪，法益可以去疲倦，法雨可以解渴，法益可以去疲倦，法雨可以解渴，法益可以去疲倦，法雨可以解渴。

樂可以去煩惱，她自覺法喜充滿，心性明朗，饑渴疲倦，一掃而空。

世尊偏觀會中諸人，深知連華色求法心切，應以比丘尼身得度，可得道果，便即時爲她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她於坐上，頓悟真空，遠離塵垢，得法眼淨；既得道果已，便一心合掌，不起雜念，向佛而住，入於定境。佛說法已，法會衆人，各自散去。時連華色向前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願於佛法中，得出家學道。」佛即時應允，對波闍波提老比丘尼說：「你現在可以度此女行此勤修行道，勇猛精進，直至成就羅漢，具八級大解脫，容光煥發，倍勝於昔，法相莊嚴，衆人敬慕。」

連華色出家學道，已得神通力，成爲一位聖潔不可侵犯的大比丘尼。那個不知死活的冒失鬼婆羅門狂漢，竟敢見色起心，想施強暴，那就怪不得連華色大顯神通，使這個癩蝦蟆活活地獄了！

本篇取材「彌沙塞律」原文如左

「佛在舍衛城。時優善那邑有年少居士，出行遊游，見一女人，名連華色，色如桃李，女相具足。居士情生愛重，便聘爲婦。婚後少時，婦便身有，送歸母家，以待分娩。日滿生女，夫以婦在產，不復依近，乃私通於其母。連華色既知，便委去，夫婦道絕。復恐累父母，願娶嬰孩。吞忍耻愧，遷於夫家。養女八歲，然後

拾去。至波羅奈，饑渴疲倦，於水邊坐。時有長者，出行游觀，見而愛重。即問：「卿所居父母氏族爲誰。而獨在此？」連華色言：「我某氏女，今無所屬。」長者後問：「若無所屬，能作我正室否？」答言：「女人事夫爲重，何爲不可？」即便載歸，拜爲正婦。連華色料理其家，允和大小，夫婦相敬，至於八年。爾時長者語其婦言：「我有財產在優善那邑，未嘗收息，於今八年，考計生利，乃有億數；今往歛之，與汝暫別。」婦言：「彼邑風俗，女人放逸，君今獨往，或失丈夫操。」答言：「吾雖短昧，不至此亂。」婦復言：「若必爾，可去，願聞一誓。」答言：「甚善：若發邪心，身與念同滅。」於是別去。到於彼邑，計歛處多，遂經年載，思室漸深。自念我若邪淫，乃違本誓。更取別室，不爲負信。即便詢訪，遇見一女，面容溫雅，觀瞻不邪，共相敬愛，便往求婚。其父以長者高才大富，歡喜與之。責歛既畢，携還本國，安處別宅，然後乃歸。晨出暮返，異於往昔。連華色怪之，密問從人。從人答：「有少婦。」長者暮還，連華色問：「君有新室，何故藏隱不令我見？」答言：「恐卿見恨，是故留外。」婦言：「我無嫌妬，神明鑒之！便可呼歸，助君料理。」

（下轉第二十頁）

金



奇生是一個獵夫。有一天他因為追逐一匹鹿，竄入國王的御林，被管理御

林的巡邏官抓到，解押到國王面前治罪。國王的御林是專供國王於治理國事之餘遊獵作樂用的，所以又叫做禁園，這一同奇生第一個不幸誤入禁園，所以將被處罰！

「把他押出去，斬首示衆！」國王坐在他的金碧輝煌的寶殿上，憤憤地命令一名劍子手。

奇生聽了面如土色，四肢僵冷，好像全身浸在冰河裡一樣，他依舊跪在國王面前，頭額低到和膝蓋相碰。

他哀求地說：「我有一個老母，她無依無靠地留在家裡。請王上開恩給我半天的時間，讓我能够回去向她告別。」

國王想了想，覺得他的請求有道理，就讓他回家去了。

第二天，奇生如期趕回國王的殿前。但他的眼睛是紅腫的，人也好像生病似地軟弱無力。

國王覺得他為人忠厚誠實，就改變主意對他說：「你是獵夫，我命令

狐

(童話)

何瑞雄

你在三天內，獻一隻金狐，必須全身散發金光。如果能够得到便饒了你的命；如果三天內不能獻我，便要殺你。」

奇生連叩三個響頭，拜謝聖恩，就退去了。

他一路奔跑回家，把這尚有一線希望的消息告訴臥病的母親，一面帶着弓箭和繩索，向山上跑去。他翻山越嶺，爬過了幾幾個山頭，直走到最深的從來沒有人到過的區域。

這裡是豺狼虎豹出沒的密林，奇樹蔽空，不見天日。他冒着生命的危險，使盡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在尋找着金狐。

從一個山峯到另一個山峯，從一片深谷到另一個深谷，找着，找着，汗一道一道地流着，從發熱的頭上；血一滴一滴地滴着，從被荆棘劃破的傷口。餓極了，僅摘一個野果充饑，但不是爲了饑餓才吃，是爲了還要跑更多的路。他是這樣辛苦，但是沒有金狐。

太陽下山了。夜的魔魘籠罩着頭頂。嵌着星星的藍寶石。

奇生顫抖地蹲在一株無花果樹的根旁休息。根旁長着香蕈。月光從

樹隙漏下來，像無數道零碎的銀弦。他已經很疲乏，不知不覺打起瞌睡來。

但他驀地跳起身來，又開始尋找。他想：他的母親在家裡等他。如果他被處死，母親也將孤獨和悲傷中死去。他想母親更可憐！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必須盡力尋找金狐，爲了母親的生命，他更要拼命尋找金狐。

只要他找到金狐，便能够挽救兩條生命。他必須找到金狐。可是他知道這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因爲據他這麼多年的打獵經驗，或一般常識，並沒有金狐這種動物。他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所謂全身散發金光的狐。他知道他很可能空手回去服死刑，不過他還是不灰心，與其束手待死，不如在盡可能的範圍內，盡力去尋求活命的機會。他的心中始終燃燒着希望的火燄，希望的火燄使他不灰心，使他能够勇敢站起來，去和惡運爭鬥！忘記了饑渴和寒冷。

但是無論他多麼努力，他的尋找是徒然的，雖然如此他還是繼續尋找着。

陽光吻開夜幕。山林間鳥聲四起。一輪紅日自地平線躍起。奇生這時站在一座大山頂上。面對着這初昇的太陽，禁不住肅然禱告。

「呵！神明！請拯救我們！請賜給我一隻金狐。不是爲了我，但請您憐憫我的母親，讓我們能够再像從前那樣地在一起……」

他禱告完畢，又開始尋找！從一個山峯到另一個山峯，從一個深谷到另一個深谷。找着，找着，汗一道一道地流着，從他發熱的頭上；血一滴一滴地滴着，從被荆棘劃破的傷口。山上有許多動物在他的周圍驚慌地向亂草堆中奔竄着。他所看到的都是普通的狐，沒有金狐。

他也曾經遭遇過猛獸的襲擊，都僥倖地被他躲藏在樹上，用箭射殺了。他只有三天的機會。三天內就可決定他的生死存亡，他所最掛心的，還是正在等待着生還的母親。現在，第一天已經過去，第二天也快要過去。太陽已經偏西，晚風吹着他的潮濕的衣服，他覺得全身發涼。無論他多麼努力，始終不見金狐的踪影。他倚靠着一棵樹幹，不知不覺閉起眼睛睡着了。

他已經很疲乏，如果再不休息，他就會生病的，讓他休息一會兒吧，可是他剛睡了半個小時，就驚醒過來，他夢見有一隻老虎在追他，又夢見劍子手舉起大刀要砍他。

山上的太陽落得更早，夜來得更快。在夜裡，有貓頭鷹的怪鳴，他慌張得像一匹中箭的麋鹿，到處跑着；

可是到處都不見金狐的踪影。由於過度的勞力和饑渴，當他爬到絕崖頂上時，不小心滑了一跤，險些跌入萬丈深淵。幸好，山坡上有一叢突出的小樹托住他。他的衣服正好掛在樹枝上。他掙扎着爬到山頂上。可是他的左手腕已經扭傷了。他的弓箭也已經失落了，只剩下卷繫在腰上的繩子。

他咬着牙根，忍住痛，繼續往深處尋找。偶然，他仰起頭來，正看見頭頂上的月亮。他又不禁禱告着。想起他的母親，不由自己地哭了。

黑夜消逝，又是白天，這是第二天。他雖然已經受傷，却更拼命地找着金狐。他只有不到半天的時間好找，因為他必須在明天早晨八點以前趕回去呢。

時間隨着山澗的流水，一分一分地過去。越近中午，奇生的心越焦急。隨着時間的流逝，死神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金狐依舊毫無踪影。他的努力是徒然的。

他想他已經無望的了。他開始取道回去。準備早些回去和母親話別。明天這個時候他的頭就已經不是他自己的了。

他用右手揩了揩眼睛，默默地回去。歸程茫茫，彷彿走不完似的；路途險峻，有如他的命運一樣坎坷。他渾身都是傷痕，左手的傷勢更形嚴重，又腫又痛。他忍住淚，咬着牙根！太陽落山了，他拖着沉重的腳步

跑着。

夜幕垂下來了，他拖着疲乏無力的身軀跑着。

月亮昇上來了，他喘着氣，搖搖欲倒地跑着。

他再越過前面的一座山，便是平野。家就近了。

突然他的眼睛一閃。他看見前方草木間有一點亮光，像太陽的碎片落在那裡。那一點亮光徐徐地移動着。他揉了揉眼睛，定睛凝視。哦！那不是，那不是金狐嗎！

他悄悄地走近牠，當他分明看見一隻金狐在離他大約百步的地方時，他快樂得進出眼淚，他想這一定是神蹟，神明一定在他頭上幫助他。

他解下腰上的繩子，繩子的一端是一個活動性的圈套，他運用他熟練的技巧向目標拋去。

圈套準確地套住了金狐的後腿。金狐立即發出哀鳴。他把他抱起來。哦！這是一隻小狐，身上光芒奪目，使他不能逼視。

這時奇生聽見一聲吼叫，猛回頭，他看見一隻母狐張牙舞爪向他衝來。他抱緊小金狐邊跑邊抵抗母狐的攻擊。母狐是常見的普通的狐，却非常兇猛，奇生的手臂和肩膀都已有好幾處給牠抓破，鮮血淋漓地流着。

但奇生無論如何是不能放棄金狐的，他想獲得金狐的心比母狐教子的

心似乎更迫切，更強烈。母狐是爲了愛子，奇生是爲了要救回母親和自己的性命！雙方都捨命激戰。

這是一場多麼勇猛的搏鬥啊！奇生本是精壯的獵犬，如果他不受傷和過分疲勞的話，可能一下子就把母狐制死的！母狐教子心切，牠不顧一切地用鋒利的爪牙向侵略者攻擊着。奇生拼命抵抗，好幾次用腳猛力地踢牠，用鐵錘般結實的拳頭擊牠。可是依然無法阻止牠的追擊。

奇生把金狐縛在肩上氣喘吁吁地跑着，後面緊跟着一隻瘋狂的母狐，他正好來到一條河流前面，就躍身入河，河水很深，他只露出胸部，他想母狐再兇猛也無法渡河追他了。可是母狐也跟着跳入河中，起初牠還拼命地在水面上掙扎着；可是一會兒就往下沉了，牠望着牠的孩子，淒涼地悲叫着。

奇生忽然覺得母狐太可憐了。他毫不遲疑地把他救到岸上。然後解下繩子，把金狐放在母狐身邊，母狐全身淋濕；但牠只舐着子狐身上的毛。奇生再也沒有勇氣拆開牠們，在他眼前的，不是母狐和子狐——他所看見的是他的母親和他自己。

他顫巍巍地離開了牠們。月亮從雲端露出來，照着他靜靜地走過最後一段山坡……

(上接第十八頁)

長者即將新人遷，乃是其女。母女相見，不復相識。後因沐浴，諦觀形相，乃疑己女。便問鄉邦父母姓族，女具以答，乃得其實。母驚惋曰：「昔與母共夫，今與女同婦，生死迷離，乃至於此！不斷愛欲，出家學道，如此倒惑，何由得息？」便委而去。到祇洹門，饑渴疲極，坐一樹下。爾時世尊，與大眾圍繞說法。蓮華色見衆人多，謂是節會，當有飲食。便入精舍，見佛世尊爲衆說法，聞法開解，饑渴消除。於是世尊徧視衆會，誰應得度，唯蓮華色應得道果。即說苦集滅道，歸便於坐上蓮華離垢，得法眼淨，既得果已，一心合掌，向佛而住。佛說法已，衆會各還。時蓮華色前禮佛足，長跪合掌白言：「於佛法中，願得出家。」佛既許之。告波闍波提比丘尼：「汝今可度此女爲道。」既度出家，受具足戒。勤行精進，逮成羅漢，具八解脫。願容光發，倍勝於昔。入城乞食，一婆羅門見之，心生榮着。自念此比丘尼今不可得，當尋其住處，方便圖之。後復行乞食，此婆羅門於後蹣入，伏其床下。是日諸比丘尼竟夜說法疲極，蓮華色還房，仰臥熟眠。於是婆羅門從床下出，作不淨行。時蓮華色比丘尼即踊昇虛空，時婆羅門便於床上，生入地獄。」

我摔掉了酒盅

· 朱耐塵 ·



那是七年前；大約是四十二年。

「病」

！促成我旅居在臺南仙

草埔，每天，我念佛參禪，會經享受過一段很寧靜的生活。

那一天，是個什麼日期？我也無法憶起，只記得那天，夜裡，一度經過很長的坐禪時間，在無常險的幻化中，起先，我開始掙扎，接着，我遠而避之，最後，我獲得了幻覺中至精至微的差別，畢竟，我獲得了自覺；終於我摔掉了酒盅！

也因此，似乎，我才稍稍認識了什麼叫坐禪？也略略體味了怎樣是「入定」？

那是個日暖風和的晴天，記得當白晝最後的一絲曙光快被黑浪般的夜幕淹沒時，我已關上了房門，合掌禮佛面對着一本「金經」。

淡淡的香底清煙，迴繞在我底眼前；忽兒化成殘缺的花朵！忽兒變成飄散的流雲？忽兒又散漫地旋轉旋轉……

我聚精會神，奉誦了八大金剛，四大菩薩，最後我以最大的虔誠，在佛陀底面前，我皈依！我誓願！

如是幻覺之四

一瞬間，不知怎的，我底心竅像被誰塞進了一顆剝皮的酸梅？我鼻子發酸！跟着，全身像受着很大的震撼？

我一邊靜靜地默念着金經，一句，非常清晰；一邊却瑟瑟地流着眼淚？一點一滴，也非常清晰！

默完了金經，我竟悲不自勝！痛哭流涕？我不明白爲了何故，要這樣傷心？也不知道是誰已創傷了我底神經？

我似乎聽人說過：只有感情脆弱的人，當他看了悲劇或哀感的小說，他才不會不自覺地悲感；雖然他明知戲劇是假的？小說是杜撰的？但他仍得自然地流淚！據說：這就是「同情淚」！

如今，我看的既不是悲劇，也不是哀感小說，却是本嚴肅的佛經，而且裡面的佛理，我還沒有正確地理解，但是，我竟也會不自覺地悲感，自然地流淚！

縱然，我摸不清默經以後悲泣的原因，但不能不令我相信佛陀的威力和佛法的玄妙，永遠是那麼高深莫測！我取出手帕，很快就揩去了臉頰上的淚痕；却始終揩不去我滿腹莫名的悲感？

於是，我閉起了眼睛，合掌冥心；讓佛陀底名號，一遍又一遍，從我底大腦散播到我底全身！漸漸我好像有了輕鬆的感覺；似乎，那塞在心竅底酸梅，已被融化成佛陀的法水！洗滌了我底肢體，也滋潤了我底心靈！我覺得身心似像又換了另一種特別的安謐！這時，我竟默默地莫名其妙地笑出了聲。

驀地，窗外響起了一陣卑視的聲！相繼，那窗外的人們，好像對我很表同情和關心！他們並且還對我這樣惋惜地批評：

「這個人，整天坐在房裡，看佛經迷了心，又哭又笑，他已變成了神經！」

「唉！不好好養病，真可惜！這麼年輕就吃齋信佛，可憐！佛教將毀了他底性命！」

他們底笑聲！他們底談吐？在我底左耳鑽進！很快便從右耳出去，似乎，我已失去了兩耳應有的機能；因為他們底談笑，對我竟毫無反應！這當兒，我開始有點驚奇！我似曾懷疑那笑聲！那談吐？是出之於活人？抑或是鬼底幻音！（假如鬼確能談笑的話。）

我脫了那件衣襟已被淚水濕透的紅十字外衣，換了件藍色的睡衣，洗

了臉，上了床，我兩腿一盤，雙手合疊，我開始垂簾觀照——止心。記不起了！到底經過多長的時間？驟然間，一陣恍惚！我被墮入了漆黑氣流底深淵？

似乎在這時，我會下意識地感到；或許那萬紫千紅的大地，已經崩潰！那可能是第一顆最俱威力的原子彈，已光顧了不幸的人間！我於是開始悲哀！唉！偉大的科學，固然贈給了人類以安樂的文明，但也帶給了這盲目的人類以不可避免的悲運！

在黑氣裡，我找不到光線！也辨不出方向？只是無自主地飄忽！很尷尬地翻滾！這時，我才體認到自命爲「萬物之靈」的人，在大氣的激流裡，却渺小得這樣可憐！

瞬間，我似乎又領悟了「生與死」的分界？於是我不自覺地想起了「佛」！緊緊地拴着一句「彌陀」！

片刻間，黑氣像一條無形的毒龍，開始兇猛地暴跳狂舞，那悽厲嚇人的吼聲，響徹在我底四周也震擊着我底心竅！這時，我這像枯葉般可憐的生命，却漸漸地已由飄忽變成了浮游，也慢慢地已由翻滾變成了昇騰，似乎，我已由無靈性的一片枯葉，蛻變了一隻有知覺的飛禽。然而這頑強的

黑氣，威力實在太厲害了，我也只能像一隻倔強的老鷹，掙扎在狂暴的風底旋渦裡面。

我沒有爲自己的轉變，感到好奇，也沒有去思索這其間的道理，我只一味地默禱。似乎，這時的我，已有了千萬萬確的把握；那就是憑着「佛陀」的聖號，我將可突破任何難關，衝出一切包圍。像一隻萬里的神駒，自由自在地逍遙到極樂之天。

突然間，又一個恍惚，像一陣劇烈的顛簸，雪亮的白光，像閃電般晃了一陣，這時，我才見到了光線。同時發覺那可怖的黑氣，原來就是我自己身上的熱力。這無可形容的勢力！熱辣辣地蒸發着我底肢體。於是，我又感到目下的自己，似乎，已是個滿身響着電流發着光芒向上昇騰的飛人？

在茫茫無邊的空際，我似像早已習慣似地，既沒有恐懼，也沒有顧盼，只是一個優勁地默禱，聽任昇騰……

我站着的姿勢，快速地向上升騰，我不自覺地右手擎着天，左手指着地，這時，我似乎又理解了什麼才算是「頂天立地」的人。同時，也想起了世尊在出生時，憑什麼會那樣自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呵呵！偉大的世尊，在祇那一言一笑之中，在在都流露着無可言詮永恒的妙理！

在不斷的默禱聲中，我不停地往上昇騰！

漸漸，我望見了一座巧妙精緻的空中樓閣，於是我自覺地動了一念

就躍了上去。

當我跨進這座樓閣的前門以後，也許是裡面種種奇妙的裝置，吸引了我，雖然，我也曾暗暗警惕自己，這些都是幻景。然而，我竟遺失了隨身所帶的武器（默禱）？

我像欣賞家般，走着安閑的步子，細細地品評着這屋裡每一件東西。當我在牆壁上發見了一張「紫竹林」的國畫和兩旁龍鳳舞字型的對聯時，忽地，我像有所領悟似地：「哦！這是觀音大士的所在吧？」正當我這樣臆測時，突的那廳堂的左邊「呀」的一聲，房門開了！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站在門口，對我露着懷疑的眼光？她穿着一件青色的短襖，下裝是灰色的長褲，腳上是黑色的布鞋，她底打扮這樣儉樸，？她底臉態那麼文靜？使我油然而生起了恭敬之心！

「師父在嗎？」我不知道我所找的師父是誰？可是我竟對她這樣優問？而且還顯得誠懇。

「不在！」想不到她也會這麼直捷了當地優答。

「在那裡？」我竟優裡優氣地追問。

「那邊！」她仍用簡短的口吻答我，態度很莊嚴。同時還用手指指原先我進來的那個門口。

當時，我像已對她會意似地滿足了，我不自覺地向她合了個十，便回身出來了！

回到門口，我探頭向門外張望，是一片茫無邊際的空闊？這時，我感到迷惑，也開始徬徨，當我回頭再找

那女人時，她底芳踪已不知去向。

我凝視着這白茫茫的一遍，似乎，我感到異常忐忑，於是我焦急，我憂慮！我思索……忽地，我像想到了思索的頭緒終於我不再焦急，也無須憂慮，更不必思索了！

我俯下身去，就在門邊，抱起一只大型的爐子，我簡直變成了瘋子，竟沒有感到危險。就快快地向門外跑去！

糟了！真的糟了！儘管我已默起了佛號，而且默得很快很快，！也儘管那波動的電流已旋轉在我底胸口，顯然，這爐子的重量，已對消了我翱翔高空的本能，我發覺自己像從高峯上墮入了無底的深淵！

亂七八糟的一陣翻滾，顛簸，真兇，然而，我沒有因此而害怕，仍死死地拉着彌陀的名號！

又一陣劇烈的恍惚，很有規律地，我竟快速地旋轉在這白茫茫的空際！慢慢往下沉著。似乎，有一個無影的輪子串住了我，使我已失去了自主的本能。

我被旋着轉着，但仍默着念着：

很清楚，片刻間，我已飛越了無可數計岌岌可危的峻嶺和駝峯。突地，我發覺抱着的爐子，無緣無故竟不見了，我一面默着佛，一面却注意着門前，似乎，我又覺察到那失去的爐子，原來已墮入了我底胸膛。以前，它是那樣粗糙黃黑的臉型；如今，竟變成了一個白嫩嬌潔的臉蛋；太逼人愛戀了！

我默着念着，隨着那無形的輪子旋着轉着，漸漸往下降了。倏然間，

在我底腳下，我瞥見又一個世界來了

。似乎，我像飛燕似地旋了個圈子，終於，我落地了；踏在黃色的土上。我站穩了腳根，抬頭張望這裡，原來是個廣潤的地段，有著翠的草木，也有芬芳的花香，獨獨沒有鳥語溪聲。

遠方，我舉目望去，在那密茂的林木深處，隱露出一排高大的平房，我一邊朝着這個目標前進，一邊却默念着「彌陀」！恍然間，我到了那房子的門口了！

我走進當中那間開着門的房子，正在暗暗囑咐自己；這些仍是幻景，不要忘了念佛。

忽然，房子裡出來了一個穿藍色長衫的人。

「呵！真兇，他竟扮起我底父親來了。」我不覺好笑地這樣想着，忽然，我又想起了好像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無常真可怕，他能變幻莫測。」當時，我很想快步上去，一把抓住他；來一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可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沒有帶刀！

「怎麼！你今天才回來？」這個身段、臉相、言笑、音調、完全同我父親一模一樣的人，我姑且爲他命名叫「冒牌」的父親，他露着一付驚奇而喜悅的臉色，向我發問。

我不自覺地向他合了個掌，既沒有喊他一聲「阿爸」也沒有與他答腔，只勉強地點點頭，拼命自己默着佛號。

他這個冒牌的父親，領着我走進了廚房，這時，又碰見了兩個親人

；一個是娘家的五三公公，另一個則是表哥朱文龍，他們見到我，都露着親切的笑容。

「壽少爺，多年不見，你比以前長高多了！」這個冒牌的公公，他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長衫，他攬着手，攬動着他那矮矮胖胖的身軀；很像一隻臺灣種的紅頭黑毛鴨巴鴨子。

我仍沒有答腔，只笑着臉，向他點點頭。

「壽阿弟，聽說臺灣四季如春，你怎末不早寫封信告訴我？」那個冒牌的表哥也開口了。他笑着臉向我點頭，但我已窺見了他底笑臉和點頭？似乎勉強得同我沒有兩樣！

「阿壽，今天你已勝利回來！讓我們為你慶祝，五三叔，龍少爺，我們快準備吧。」這個冒牌的父親，看樣子，似已計劃力竭，所以只好別出花樣。！他走進偏房，捧來一個葫蘆型三尺長的菜餅，親切地囑咐我：「你隨便休息一會，我們很快的，馬上做酒你喝喝！」他把那做酒的原料往地上一放，隨後向那冒牌的表哥使了個眼色：「龍少爺，麻煩你廚房拿把菜刀來，大家幫幫忙！」他說着，已俯下身去，像在察看什麼似地，那個矮胖的冒牌公公，這時候，也跟着蹲身下去了。

當他們這些冒牌的親人，正在進行着險惡的陰謀時，我突地發見了偏房的側牆上，似乎還供着一座佛像，於是，我近前細看，却出我意料之外，是個木雕的人像，他穿着滿清時代的官服，頭上還戴着一頂紅綢帽子，這個人像確實有點出奇，兩旁還

掛着黑底紅字木頭雕成的正楷對聯；那聯句，似乎還是這樣寫的：

心誠意誠念彌陀！

當我正對着這個不平凡的人像竊笑時，驚地，我發見那冒牌的表哥，已拿着菜刀和別的用具從廚房出來了，或許，這傢伙是個初出茅廬的稚子，所以他底動作，像個顯得很生疏。他從廚房出來，竟忘了把門關上，這時，我已瞥見那廚房裡像有個不小的後門，於是，我一邊默着佛號一邊快步往廚房裡跑。

果然有個後門，這時，我似乎又想起了一句古話：「君子遠小人，」我須有做用他們陰毒的作風，向他們作虛偽的告別，只是不自覺地兩手一合，邊默着佛號，邊躍出了門。這時，我發覺了在我底腳下竟生上了一個圓圓的紅色的東西；它，晃着微弱的光芒，却發着響亮的電流似的波動。

這次，我似乎又恢復了那萬里神鵬翱翔長空的本能，快速的默佛，似像駕馭着那腳下紅色的東西，一直向上昇騰……這時，我才開始為自己的脫離虎口而慶幸，而安心。

我一股足勁的默着佛名，縱然在這一望無垠的太虛，偶而也可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然則，我也沒有再去理會；也無心去理會，像真的已看破了一切。

恍惚間，我又開始吃驚！因為我感觸到自己底身軀，似乎已不再向上昇騰，甚至相反地竟漸漸下降。也許由於神經太過份緊張，所以當降落到另

一個地段時，我竟忘掉了佛陀。終於，我又墮入了牠們底圈套（無常所化的幻景）。

我跋涉在田野之間。那寬闊的黃沙道路，那兩旁的嫩綠禾苗，那清澈的田中之水，在在都使我歡欣。於是我想起了春天，也憶起了在春天裡那天真無邪的童年。

我走着走着，無目的走着，忽地，我發覺這漫長的道路似在逐漸地縮小，出奇地竟縮成了狹小的田埂？使我再沒法往前邁進，我回頭徬徨，後面的道路竟也莫名地小了，我進退無路，立時，我像個酒醉的人清醒似地；認識了自己，也認識了這條古怪的路，隨即，佛陀的聖號，重又活躍在我底心上，眼前的景物頓時又消失了，這時，我似乎又復活了。

正當我快速地昇騰時，驟地，在我底背後，有人抱住了我。我立刻感到那人底體魄似像很大很大，這時，我突然想起了在電影裡常見的那個笨拙的巨人，我很想轉過臉去，打他一下？可是我沒有這樣。

這巨人抱着我，似像沒什麼惡意，因為他底抱勢並不太緊。在當時，我還下意識地擔心。假如，他若戲虐地稍稍對我抱緊一點，無疑地；我就會同先前自己所抱的那個爐子一樣；或許，我就得旋轉在他（巨人）底胸膛；慢慢地也變了樣。

我默着佛號，繼續昇騰！只是速率較前逐漸地變慢，幾乎像休止在原地一樣。這臨空的拋錨，固然是個不吉祥的預兆，但是，我並不因此驚恐，也沒有因而失措，我似乎像個老練

的舵手，縱然，在狂風暴雨的海洋中駕着孤舟，却有着足可應付的豐富的冒險經驗；我好像並沒有考慮到死的可怕，和求生的絕望。

我只是加緊快速地默佛，突然間，我不自覺地兩掌向胸前一合，一瞬間，似乎，我微微地晃動了幾下，這時，我瞥見那巨人的肢體，好像縮小多了，他幾乎與我一樣高大了，但他底體重却比前沉重多了。

於是，我像背了個沉重的包袱？漸漸被逼往下降了。我低頭下望，似乎又到達另一個世界了。快速地一個旋轉，一陣昏頭昏腦……我着地了。

站起身來，我睜開眼，也許由於降落時震撼得太烈，我竟忘掉了默佛，也忘記了剛才經過的一切，只見到我底面前，站着一個灰色短髮戴毡帽的老人。他，兩道濃黑的帶眉毛，高聳的雙額，稍潤的嘴，這粗糙的臉頰，却流露着慈祥的氣氛，他不是誰，正是我善良厚道的父親。

畢竟，我認假作真，上當了，就範了。

「阿爸！是你？」我驚奇地這樣叫喊，含着淚眼，向他底懷裡撲了過去。

「不是我，還有誰？」父親露着慈藹的微笑，還用他寬大的衣袖，為我揩着眼淚，邊撫慰地說：「阿壽，你已大人了，怎麼還這樣孩子氣？」我哭泣！盡情地讓眼淚流着……以前，我好像聽人說過：「久別

的親人，一旦重逢，就會興奮得嘔吐大哭！」如今，我領略了這份重逢興奮的滋味了。

當我終止了哭泣，睜開眼時，原來，我與父親都站在自己家門的圍牆附近，這時，我發現父親臉頰上還隱隱地留着許多淚痕。我想：他可能與我一樣太興奮了。

「阿壽，回去吧！」父親傷感地說着，隨即引着我往家門走去了。

當我們繞過圍牆時，我高興極了，因為快要進門了！這時，我底性情似乎已返回到童年時那種無邪的稚

氣。

我跟在父親身後，我開始揣測

；那八十高齡的老祖母，可能已變白如銀，她應該愈老愈有精神了；那耳聾未出嫁的三姑媽，她見到我，定又指手劃腳地非常親熱；那比我大十歲却已不幸少年守寡的四姑媽，她見到我，又是以老實老地對我說：「哦！你是我從小揀大的啊！」；我底二弟

阿泉他見到我，定又「老大老大」地談這談那；三弟阿毛，他則挺着那高聳胸門的鼻樑，睜着大眼，清晰響亮地喊我：「大哥！大哥！」最後，還

有那個同父異母（第二個繼母）的小妹妹芝蘭，她可能仍同以前一樣地對我陌生，只睜着她那兩顆黑圓的大眼睛，對我望望，却不敢開腔，我想着走着，終於跨進了大門，轉過了廊口，又經過了堂前，於是，父親陪着我

在前廊的右側，一張小方桌旁邊相對坐下了。

但是，出我意料的，竟沒有見到一個親人，於是，我有點好奇，正想準備發問，忽的，父親站起身來，向旁邊一張長條桌走去，在許多擁擠着的油瓶與醬鉢林中，拿來一個長長的

精神世界

劉杰

給朋友的信，被一非佛教徒看到了，讀時頗類點首，唯精神生活居其九，物質生活居其一。則大為不然。他的理由是：「不吃飯，不穿衣，可以生活下去吧！吃粗米飯，穿破衣服，在街上招搖過去，別人瞧得起你吧！」深知這非佛教徒入世不深，知理甚微。

對入世不深，知理甚微的，最好的方法使其誠服，唯有事實重於雄辯。就說得一大篇頭頭是道，頂多給你：「也不是那一套，誰不會說，叫他自己去試試看！」但對這非佛教徒，我並沒有放掉責任，所謂「勸人信佛」，旨在淨化其心靈，拋開肉體的世界，追求靈體的世界。這是兩個世界，要其由此世界到達那世界，却不是一件易事，不過我還是盡力為之。

一天，特地與非佛教徒散步，一路中只哈哈笑笑，一語不談。猛一抬頭，見牧童牽一牛，牽到東，牛就跟到東，牽到西，牛就跟到西。如此若大的牛，其力無比，為何誠服一牧童。於是，我靈感一

動，我說：「這牛能耕田，能拖車，而人只是駕御牛，是何道理。」

「簡單，簡單。」非佛教徒答：「一是牛，一是人，這是牛與人不同之故也。」

我搖搖頭，不以為然。我還沒有與其抬槓，從例子說：「老虎與獅子，和人也都是兩回事，可是有幾人能駕虎與駕獅呢？」

「牛有一根繩啊！由此繩可制伏牛。」非佛教徒冷笑着說，以為我這點小知識都不懂的。既然如是，我索性就裝下去，該牧童放掉牛繩，再以人去指揮，或到牛身邊去，牛見人只是畏縮，我指指這實際情形說：「這又作何解釋呢？」非佛教徒瞠目而視，無此為答，我知其理已屈。

「這就是精神與物質的好例子，人能駕御牛，純以精神佔先，有此精神，何物不克，何功不成。」他頓時點點頭，誠然，誠然！

我又說：「佛注重精神世界，亦是豐的世界，你要在這方面下功夫。」之後我贈給佛教刊物多種，近其在研讀中，嚼咀有味，定有心得。



油瓶和兩個小

酒盅，

他斟滿了酒，

朝我笑

笑！

來，我

請你喝

酒！

然，我愣住了！我似乎有點受寵若驚！覺得我底父親有些異樣，因為他往常對我從沒有過這麼客氣；還有，我家中的習慣，老酒一向用酒壺裝的，而且，我記得很清楚，這張長條桌上，也從來沒放過老酒！更沒有用長瓶子裝酒，一瞬間，我像大夢初醒似地，終於，我好像又復活了。

我「哼」了一聲，吐出嘴裡的酒，恨恨地我摔掉了酒盅，不自覺地，我兩手一合，眼一閉，席地而坐，快快地默着佛號……這時隱約間，我似乎曾聽到一個憤怒的聲音：「好厲害的傢伙。」

忽地，一陣搖盪；震天動地！可是這劇烈的搖盪雖震厲萬分，却搖不倒我對佛陀的信念；也還不去我對佛陀的至誠！相繼、紅光、黃光、白光混亂交叉，漸漸我已安定了。

我雙膝盤坐的姿勢，不自覺地右掌直伸向上，左掌攤在胸前，這時，我竟沒有默佛了。可是在我底心絃却正奏着清澈響亮美妙的聖曲：「阿彌陀佛！」一瞬間，我好像又體悟了什麼！「不念而念，真真念佛！」

我身心如酥，像駕着風似地，恍惚間，我又醒了。呵呵！我回到了人間，可是真慘！我又被這人間的無常，套上了沉重的枷鎖，異竟我又失去了自由。

人生書簡



又超然拔然的理路。

這一當下的時代是大憂大患，大哀大痛的時代，此一現實的人生，又是一個缺陷處處，重重缺陷的人生，但是我人生於憂痛，處於憂痛，累於缺陷，陷於缺陷，而能有所覺悟，回過頭來自知其憂痛與自痛其缺陷者很少，能够從憂痛與缺陷中，反身體驗，有所透悟而作引導開發或為他人指出一條可走能走的人生理路者更少。因此益發增加了此一時代的憂痛。也是此一時代人生的最大苦悶。

居士能在本刊園地，經常以「人生哲學書信」為題，本着人生的範圍，作契機契理的盡情發揮，實足讚歎。事實上，本刊既以人生為名，其內容，當以人生問題的探究為主。誠然除了自然科學，一切有關人文的歷史、哲學、政治、文學、藝術、宗教等的學問，無不屬於人生境界。尤其其我

(一)

延榮居士道席：

每讀大作都有一種沈憂痛的感覺，但在沈沈的憂痛之中，常能以一透澈的思想，引出一可通可走而

們佛教的刊物，其所討論或介紹者，不論是教理的闡揚，教制的改進，或教義的揮發與研究，總不出指導人生應走的路向及如何的走法。因為佛教雖不同於一般宗教，但仍俱有一般宗教的特性。尤其今日，凡為討論人生問題，應以當下的時代環境，時代思潮，及時代人類為背景，為內容，為對象。能够直接點出現實人生的苦痛處，再導向理想人生的安樂處。也就是說佛教的內容，廣大無邊，學佛的法門，也廣大無邊。我們要從無邊的遙遠處，回首到貼切的現實處，先來認清貼切的現實處，然後步步踏實，向前向外，逐漸走去，走向遙遠，而達於廣大無邊。學佛要由現實生活或人生界及人生分中即時努力，隨處用功，所以禪宗祖師主張教外別傳，認為洗滌樁米都是佛法者，似乎就是反對那些不着邊際空說清談的毛病。太虛大師晚年，每每強調人生佛教的重要，主張建設人生佛教，要在期以配合時代環境的要求。家師東公老人，來臺以後，即籌措發行本刊，且以「人生」命名，實也是深察此一時代環境的要求使然。

居士下期書信，乃為大學生與青年學者佛學研究而作。若以過去來說，學佛者多半先從信入，再由智度，即是先由信仰而進於慧解。若謂學者而信佛學佛者，則殊少青年學生，學者多在中年以上，涉世較深，學養較富之後，才會因解而信。看今日的大

學生與青年學者研究佛學風氣之盛。實感可喜，同時亦可想見時代越進步，人類，特別是青年的學者，越容易接近佛學，而來研究佛學，終至接受佛教的信仰。

居士此一大文，雖然尚未拜讀，但從此一題目標定，已經值得預為高興。如果時間許可，請早些惠下途廠，並為儘量減少錯漏起見，二校時希能奉上過目，但不知有此必要否？以上拉雜信手而寫，所見未嘗精當，願為教之，尚祝教安。

聖嚴 合十二月十一日

(二)

聖嚴法師道鑒：昨讀

手示敬悉一切，對時代之契機，迴環痛切，讀之令人感奮。「大學生佛學研究」，本只以一期寫完，經讀過三十位之青年文章，經寒假十日對此問題之沉思，乃深感此問題之重大，乃不得不從頭運思，期盡吾人之心力，提供一己之見，縱所寫不必盡如讀者之意，但勞苦與誠懇相與之情，學大乘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願，作為此時代之中國人，則總不甘後人也。稿寄呈，肅頌編安。

在家弟子 張廷榮 謹拜

二月十五日

請不必寄來校，因極少有誤。又呈

(三)

聖嚴法師：

很久以前性如法師告訴我，他將辭去編務，要我替他寫最後一篇稿，但我在如此的環境與心情之下，又怎能寫稿呢？因為沒有辦法交卷，索性不同信，更不追問誰來接任了。

前月底收到人刊，想不到新任編輯就是您，同時，還有一項令人興奮的消息，那是您已退役而重投佛陀的懷抱，雖您過去身軀羸弱中，仍不停止您的弘法工作，但今後您將有更充份的時間來從事佛教文化事業了。而人刊也將有一新的姿態在讀者眼前出現，那是意料中事。雖然李春陽居士，曾勸您不要急功：「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我始終是讚成您轟轟烈烈幹一番的。所以我馬上執起筆來，用通信方式，替人生寫一篇稿，一則向您道賀，次則也藉以透露我一點近況。殊不知我還沒寫上二千字，竟給惡劣的環境把我寫稿的興趣趕跑了，甚至連生存的勇氣都被剝奪了！

苦難既樂於作我的常隨眾，我也只好常與苦難為伴了，但願苦難有代價，又有何妨？

我是經過無數困難，才到日本的，但到了日本以後的我，並不順利，最不幸的是生了病，而且是很長的慢性病——關節炎。港方師友敦促我返港，但我却願意留在這裡孤獨地與病魔作戰。為了病，我要遷居，為了病

，我也吃盡了有生以來的苦頭，尤其最糟的，把我預算中的經濟計劃都推翻了。

前些時，覺得精神稍好，而且又屆各校招生之時，故托人介紹東京大正大學院，誰知校方因我日語不暢，要我傍聽一二年，然後正式讀兩年，這樣一來，我打算來日本兩年的經濟，現在反要四年了，怎能維持呢？尤其數月來的治病，又增加了很多額外的開支！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懇求菩薩消除業障，病魔速退，其次是能直接正式入學，這樣多一年時間，仍可補救。

經過數月針藥以後，四肢仍然酸軟疲倦不堪，寒風吹來，關節隱隱作痛，更加上心情的惡劣，寫稿一事，要待將來病好入學之後再說了。

您說錯了，我不是佛教中難得的青年，而是多難的青年，多災多難的命運，把我磨折到透不過氣來，不過我將忍受一切，而與災難奮鬥！

文珠 合十 二月十日

(四)

文珠法師：

二月十日來信收到。捧讀之下，始知貴體染恙，不勝悵然！唯於昔日玄奘大師為教為學，不惜任何代價的犧牲，遠涉西域，留學一十七載，最後學成回國，以十九年的時間，譯經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終成爲

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代偉人。小說「西遊記」說唐僧西天取經，凡歷九九八十一難，固屬神話，但是獎師出國，歷盡氣候、交通、地理、環境及飲食等的痛苦與艱險，却是事實。真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的人了。

法師自稱：「不是佛教中難得的青年，而是多難的青年。」但在多難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精神是奮鬥與克服，而不是低頭與逃避，故在多難的現實之中，又不難從淚痕的背後，看到莊嚴的遠景和無上的安慰。我們生長在這苦難的時代與苦難的環境之中，能够忍受苦難，迎接苦難，而不被苦難的狂瀾捲走者，已經值得慶幸了。所以，除對師的處境深感同情之痛，又對師的精神深表敬佩之誠。

談起健康的威脅，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我因病退後，恢復僧相，固該畏懼疾病的纏繞，也該感激疾病的惠予。其中矛盾，實也相反相成。說起來，我們可算是同病，我害的是風濕性的關節炎，又兼神經衰弱症。每逢疲倦或天候變化，背心即感疼痛，胸部也覺悶塞難受。即使禮拜，每過三十拜之後，頭腦即感脹痛。此乃業報使然，奈何！不過我想，靜養一些時日之後，總會好起來的。願師也是一樣，在這裡遙祝。耑覆

聖嚴 合十 二月二十日

(五)

聖嚴法師：

一、十六、惠書祇悉。忙未及答，甚歉！「人生」編排，大致尚佳。在人力財力兩缺的情況下，要辦好一個雜誌，誠非易事。

「奇談」在本期趕不上，留待下期發刊便是。即祝法社！

谷懷 二、五、

正待付郵，剛接二、二、大函。以後有空，當續寫稿。本期香港「人生」我有一稿「轉識成智與人生修養」刊出，其中「無貪執是智」句，一無「誤爲「能」，一字之差，文義不貫，可惜！

(六)

國偉居士：

「奇談」續稿收到，拜讀，謝謝，留待三月號刊用。

本來若以宏揚佛法的觀點而言，能以通俗的文字，深寓佛理的內含，去向一般刊物發表，收效實較刊於教內的雜誌爲大。故對居士常於「聯副」及香港「人生」的寫稿，極爲欽佩。因教內刊物，雖希普及出去，實多對內發行，深入社會的其他階層尚待繼續努力。此固爲專門性質宗教刊物之所必然，亦爲我等從事或有志於佛教文化工作者的恥辱！何以不能衝破此一關卡，在學術文化界產生力量，有所影響，所以仍期能有若干熱心的佛教學人如居士等的共同努力，精進以赴，未知以爲然否？尚頌道安。

聖嚴 合十 二月七日

人生雜誌第十二卷·第二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 一、董事費 六〇〇、〇〇
- 一、讀者捐助 五〇〇、〇〇
- 一、廣告費 四〇〇、〇〇
- 一、訂售刊費 二、一六〇、〇〇
- 一、上期結存 一、二一九、四四
- 共收 四、八七九、四四

支出部份

- 一、印刷費 一、三一六、〇〇
- 一、封面紙 七〇〇、〇〇
- 一、編校費 二〇〇、〇〇
- 一、郵資雜費 三六五、一〇
- 共支 二、五八一、一〇
- 結存 二、二九八、三四

茲

承

黃四川捐助臺幣參佰元

顏林面捐助臺幣貳佰元

廣餘法師捐助港幣陸拾元

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敬啓

佛教新聞



達賴運存印度金銀一批

將用投資供藏難民之需

泰皇在節基殿前

向五百僧人供獻齋品

英倫精舍
受錫蘭贈經
(錫蘭訊) 錫蘭哥
爾氏基金託管會代表人
巴斯那雅克夫人昨以英
譯之巴利文經典五十天
贈予倫敦佛蘭精舍。

來馬
國泰

寺建
資捐

英畝，現已墾

、廟內將設神堂、養老院、幼稚所云、

馬來
而法如

是一新興民主國家，各宗教

音 邊
宏國

奧國

佛教會

章嘉大師與貢噶活佛

圖表三週年各建紀念法會

(本刊訊) 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於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四日，於臺北拾報圓寂至今，忽忽已屆三週年，為報大師教化護國社民的恩德，特由大師辦事處甘珠爾瓦，李子寬、陳靜軒、賀永慶等發起，假北市普壽寺，邀請大師生前友好，同門法侶及其弟子等，蒞臨拈香，暨建法會，誦經一日，以為紀念。

(又訊) 二月二十

五日，為輔教大師圓寂三週年紀念日。上師諸師西康，係密宗紅教大祖師，顯密圓通，教學深遠，悲願宏深，壽人不倦，皈依弟子，為數甚眾，依師弟子，為數甚眾。

中國佛教會通知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 一、本會大陸籍會員將於本年四月間分省(市)投票選舉代表一至二人定期召集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
- 二、依照會章規定在選舉代表前所有會員應先將四十九年以前會費(每人每年會費新臺幣拾元)繳清，直接送繳本會，或交當地郵局劃撥儲金第二四四號帳戶均可。
- 三、凡未收到通知之會員希照第二項規定繳費並將現住址函知本會以便按址送達選舉票特此通知。

內政部登記內警臺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倫人士研究佛學，覺得不能滿足他的心願，終於跑到日本研究，他決心不計時日，牛工半讀，擬翻譯道元禪師之「正法眼藏」一書後再返國云。

羅東念佛會建講堂

(羅東訊) 本鎮念佛會成立以來雖已數年，迄無固定會址，共修或集會時，多借用媽祖廟，善法寺等處，連友們多感不便。該會自體請具華法師為導師以來，連友日增，法務日繁，為佛法未來發展着想，急須一固定會址。數月來諸連友在真華導師鼓勵下遂於去(四八)年十一月成立「羅東念佛會講堂籌建委員會」。公推黃萬福、陳水漢、張添旺、林登庸、等居士廿餘人為委員，負責勸募興建事宜，由於該會全體連友及地方人士熱心，進行情形極為順利。聞該會所購講堂地址已於上(二)月六日請具華導師主持破土，本鎮此唯一佛教活動中心，可望於佛誕節前竣工云。

佛教信徒開設

博愛茶食品行

精製各種名茶

鑲鑽中外罐頭

西點麵包壽喜蛋糕

南北土產應有盡有

歡迎指教特別公道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五〇號

電話：二二六一九號

另設郵購部：郵局劃撥一八六八號儲蓄五戶
免費寄達未滿五斤加付寄費三圓

人生雜誌 第十二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背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號

任主社分外國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今餘揚定慧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稿約

- 一、本刊開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填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攜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訂閱辦法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匯訂